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九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太府卿王公墓誌銘

公諱卿月字清叔世居開封府祥符縣曾祖瓌
左朝奉郎大理評事祖阜和安郎父思正翰林
醫痊累贈朝議大夫朝議辟地轉徙寓居台州
今為台人公生於顛上嫡母太恭人商氏夢月
墜于前以裾承之僅得其半是夜陸宜入實生
公故以名俞為公頽悟不凡未冠而失怙恃固

窮自守必欲以孝奮身隆興改元試人右庠乾
道二年中其科投承節郎德安府復州漢陽軍
都巡檢非其志也益進於孝五年遂登進士第
調温州樂清尉到官值海寇充斥制司督捕甚
急諸將皇遽公處之自若密使人扼其徑路所
出相繼就擒以授諸將不自以為功角後獲盜
不一公謂以曹雖有兇暴實以失業至以多為
寬其獄識者知其為備器憲使程公大昌奇其
才荐於朝乾道七年十一月召對稱旨改承奉
郎守宗正寺主簿九年三月遷太府丞六月為

祕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淳熙元年七月除
起居舍人十一月除起居郎閱月兼中書舍
人二年兼直學士院公起尉曹不四年擢用為
文字官制詞溫厚員若素宦嘗草胡公銓詞云
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欲帝奉至今名重秦
山微相如何以彊趙人多稱之論事尤不辟權
倖是歲為殿試编排官宣召之日繳奏池州守
臣忤時宰之意因以帥才荐之五月除直祕閣
知庐州時方年三十八在庐僅七旬而陸宜人
年高嬰疾請祠而歸日侍醫藥衣不解帶五年

春除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八月丁內艰哀
毀盡禮甫終喪起知靜江府當季接陸梁之後
專務摩撫八年秋閱先期有告效用將殺將官
以叛公廷詰而叱之曰前帥平賊功賞有不明
何預我事我待此曹如子弟汝乃誣之邪械以
屬吏且曰事畢當行軍法監司遣僚佐未欲用
他日公不為動陰部勒以制其變仍携家縱現
以安衆心效用謀既泄而形格比訖事無敢譁
者婦即取告者謂當反坐汗喘不能言公曰妄
人無知不足以膏吾斧鉞叱遣之效用又率其

衆訴曰前日誣枉已蒙辨明而市井訛言不已
願納軍器於庫以釋疑謗公善諭之羅拜而退
為出錢五十萬於市許告捕訛言者翕然而定
其處事類此時臣僚有謂廣西監法不便於民
欲罷官鬻而行鈔法詔監司帥臣條具可否公
力言鈔法之害五千餘言雖一時不能回卒如
公所料十年七月移帥襄陽觀覽形勢極諭事
宜致于元樞周公大要謂襄陽重地當屯三萬
人乞移荆南之屯併歸襄陽仍以鄂兵石人隸
荆南分荆鄂為二軍以襄陽為都統荆南為副

未幾 壽皇令條列边防利害公徑以此書繳
進十一年均州報虜人侵地數里削木大書曰
移封疆過此均人詢 謂必開邊釁公知其妄
奮筆為檄告諭邊民安業西府馳問所以公以
家族保無他每歲虜中獵騎多逼近境公與兵
帥先期圍獵于郊視舊加遠虜遂不至又嘗虛
傳有警為之出遊峴首抵莫而歸終以無事赴
鎮之初遭歲荐飢竭力賑濟奏陳至于五六田
里得免流徙十一年言者乃謂公恬不講荒政
十二月罷歸十二年再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

佑現十五年冬除利州路提刑既奏事進直顯
謨閣改帥瀘州叙人与石門蠻互市紛爭蠻被
殺傷者三公謂蜂 蛭有毒不可不備奏易守臣
練兵習武時忘戰日久士卒驕惰分習勁弓強
弩躬自教督軍声大振其後石門蠻主將錯果
貽書叩部川都蠻王墨崖欲借兵以侵边又集
蠻衆二十部兵事勢甚急公雖已素備不忍戕
民於兵令蕃漢耆長王文通父子諭以禍福蠻
人堅欲得前叙守而甘心焉相持数月公諜知
蠻中有郭万焯者最號桀黠為之主謀致以边

患以厚賞生致之或請誅以示中公曰此易角
恐復因坎生事奏請磨以重役迄今役于神泉
監蛮既失心腹之人始以印狀設誓待命下吏
边徼以寧紹熙元年進充圖閣再任明年召还
三年正月始至行在所除宗正少卿尋兼中書
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六月假吏部尚書為金国
生辰使未行除太府卿已而瘍癘於背或功其
辞行公曰君命不可辭也七月壬午行次揚州
卒于舟中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請大夫娶
趙氏先公十年卒贈宜人子三人好謙迪功郎

紹興府諸暨縣尉好問好生並將仕郎女二人
在室孫男曇將受遺澤孫女二人尚幼諸孤以
十月己酉葬公于臨海縣之牛極山合趙氏之
墓公性警敏記誦絕人先以武卒進既精習兵
書武事又登儒科詞章 瞻尉隨事立就議論通
暢儷々可听古事今事問無不知旁通釋老之
書百家之孝游藝多能為士林第一醫卜星曆
動皆精詣琴非雅却入手輒工儀表現偉神情
洒落唱第之日 壽皇屬目良久簡記盖有自
矣從游玉津一癸中的亟被金帶之賜在瀘南

教士卒衆列兩傍百矢出帳中蠅集帖上無不
駭服至於考功鼎彝古物遊戲翰墨丹青一一
造妙其他世故叩之無窮而又貫穿文法練習
吏事恩威兼奉所在治心計有餘秋毫可察
而持心忠恕事率從厚僚吏有清度其可用雖
忤公意愔然後之故人樂自足公亦不勞而事
集疏財容物尤所難及歷官雖久用度之餘隨
以散施親舊無所計惜月給歲賦旁及鄰里之
鰥寡孤獨者身後終有田六十餘畝書畫圖籍
之外儲蓄無幾暫攝檢正於讞議之際務從寬

典亦有譏其過甚者公不卹也居鄉恭謹無貴
賤与之均禮閉門省事而不絕物不以一毫之
私干州縣鄉人以此益加敬愛築圃北山之麓
取孔德璋移文中語列為扁榜泊然若与世相
忘者徜徉尺日望之者以為僊平日有志事功
晉意世務擁麾幾遍東南所至觀山川間風俗
歷歷曾次獨恨未識中原張彊有行欲周覽洪
河大山以贊國家規恢之畧而齋志以歿荐紳
痛惜之諸孤彙其遺藁僅得三十卷藏於家某
客授東嘉始以同寅相与特厚贊俸丹丘周旋

二年見輒傾倒嘗与之論兵公曰兵不易言也指授大畧則又曰謹之戒之惟恐於殺人者可以言吾侪皆不忍也每歎服之公自蜀歸一見即自言此行他無所得嘗從康節先生孫曾傳易數甚詳以無官玉牒時相過論人窮達壽夭奇驗甚中許以傳授久而弗得語其家人曰今年我當厄會万里之行其能免乎一日取其書細焚之而去未幾遂下世豈偶然也哉好謙兄弟未求銘余亦痛公之不得行其志也遂為之銘、曰

穆：王公世家開封寓居赤城乃亢具宗始以武進旋以文顯一尉討賊賞謝彛典召對明光結知至尊不四三年西掖北門于庠于桂于襄于滂所至稱最復歸中都司宗司府拭圭北行望舒感夢卒正於鄉人皆期公出入將相齋志以歿天乎不涼六尺之軀才兼百人死而可賤人百其身我誌且銘辭無溢美以詔後人以尉孫子

知婺州趙公墓誌銘

公諱師危字舜臣

太祖皇帝九世孫魯大父

令遽邕州管内觀察使累贈少師追封昌國公
謚孝良大父子翔修武郎累贈武節大夫父伯
述武翼郎改贈朝散大夫前母錢氏贈宜人繼
郭氏封太恭人建炎南渡公以紹興十三年生
於長吳先大夫宦游遷徙尋定居于紹興府之
餘姚公幼穎悟疑如成人七歲所講春秋能解
其義太師史魏公初為邑尉二子與公同研席
公日記千言下筆成章魏公竒之未習聲律以
古体著雪賦甚工三十年取應授承節郎監潭
州南岳廟壽皇登極轉保義郎隆興二年以

鎖試登丙科改授左承務郎監建康府糧科院
郡委受輸度吏以壓案銀來公正色叱去盡革
宿弊俾自概量邦人已緇之有民田在大江中
流訟久不決官吏憚風濤之險乞親臨者率不
得其實公輕舟徑至田所訪之耆老曲直始明
帥閱其辭稱獎不已疑獄多以屬公仍兼領獄
掾帥漕交荐秩滿調知武進縣訟牒填委剖折
如流落筆精當老胥聳服縣為士夫淵藪豪民
倚勢縱橫歲輸殿諸邑送使僭錢負數万公諭
以理而嚴其期會翕然樂輸不費鞭筆先期以

足乾道六年騎軍徙此旁即屬邑分造廡舍將
校邀賂公不從徙之磽坼地倍費工力公躬自
督工落成又先他邑愛民御史寬猛適宜而若
老於吏事者而公年始及壯人尤服之守知其
才事無小大皆與公謀年少行卑而俾兼尊長
司攝郡博士宗子儒流又皆驚嘆譽益聞部使
者列荐于朝擢知邵武軍陞辭所奏皆郡邑利
民事進止詳華占對明辯 壽皇嘉納且曰秀
王之孫與卿同名孰為長公對曰臣為兄行遂
命幼者更名皇族更名實自此始郡以運鹽為

歲計積蠹殊甚用度益匱察吏俸給至累月不
支公剗殍百弊規畫一新課入增衍去郡之日
帑藏充溢至今賴之土俗慄悍至白晝以刃相
殘有手刃十餘人者又多盜公重為之禁俗為
衰止嘗捕強寇至庭公一閱知其非從釋之邦
人疑其太匆猝已而得真盜中始駭嘆以為神
有富民兄子尚幼熏其目又寘毒食中幽囚以
覲其死偶以他事到官須其兄子為證逾期不
至俾搜其家得於僻舍瞽廢骨立非復人形公
為析其產命醫用藥復為全人真生死肉骨之

恩也。與郡縣二季增其廩，給昂新貢闈士氣益奮。遂有以經季冠南宮者，造鎧甲承命。最後而加集最早，試於御前。彊弩不能徹，而第賞乃次。他郡上供溢額，亦不自言。郡人刻石以紀政績。監司入境者，艾遮道奉留，不可數計。憲吏謝公師，援首以問漕使。柴公瑾錢公佃，繼之有旨。審察還朝，敬使持節。嶠南公辭以親老，除知滁州。未上，丁先大夫憂。服闋，除真州。奏事，睿獎尤寵。儀真，詔改廢關稅課，日虧。公為之削酒價，以便民。蠲征取，以通商用。度頓饒，會南北泛使交馳。

供億數倍，處之從容。又以公節之餘，助漕計。前此未有也。飭武備，修社壇，百廢具舉。諸司爭言治狀，歸奏。民兵及兩淮備禦之策，擢知温州。溫在東澗，為劇郡。人士尤繁，公延見，凡禮務以儒雅。緣飾春秋，釋奠于季元日。序拜皆宴，以觴豆。儒士歸心，為閱牒訴數百紙，不以屬吏治。豪猾雪冤，誣或持短長，器訟者得其情，不欲已。甚止色，請責之媿，謝而去。不敢復至。庭下鉅甬為清積，逋殘欠，追逮日繁。公悉蠲之，四邑不下數万。得而公樽節有方，不以乏告也。吏有偽為符印。

以盜庫金亦為印鈔以欺鄉民者公據法黥竄
吏重足一過無敢犯者會歲疫甚公尽力調護
全活者不知幾人年餘以謠誦轉聞徙知婺州
首蠲宿逋減折苗以寬民力罷酒務數賣之擾
人尤樂之才閱月而公病一日謂家人曰吾數
將尽平生不泥佛老不誦鬼神不好祿祥不信
陰陽卜筮方術之書母為襍衿使我為畏死恋
生者名醫四集皆以禮遺之又曰吾死無憾惟
八十之母不得終養為吾大恨吾婦吾子能孝
養有加於前則吾死亦瞑矣易簣之際不但不

亂以紹熙四年正月壬辰終于郡治之正寢享
年五十一娶聞人氏封宜人子男四人希醇高
郵軍高郵縣尉希一秦州如臯縣尉希白湖州
烏程縣主簿皆迪功郎三人累荐胃監未上禮
部希章尚幼受遺澤女四人長適文季庶宗度
及幼女皆先亡餘未行孫男三人長與慶次俱
未名女三人十二月庚申諸孤將葬公于縣東
石堰西嶼之原以祕書省正字顏君栻之狀求
求銘余與公同登進士科相與素厚假守東嘉
去郡數月而公至如臯又娶舅氏汪韶州之女

契好益厚正字嘗在公幕下所載詳實可考為
掇其大者而序之嗚呼公簡重而周於物謙退
而敏於事務清勤謹然諾事父母尽孝居父喪
哀毀幾不勝錢宜人早喪殯於青田公自幼聞
之每深霜露之感卒迂奉以婦以公遺命葬于
先大夫之近山弟妹嫁娶身任其責門內專守
禮法長幼進退有度事無巨細動有繩約內外
肅然篤於教子雖吏道倥偬公退必使之環侍
請貫經史商榷人物或通夕不倦故皆有場屋
之效家素窶忍貧如鐵石食不重味衣無華采

藏書外無他嗜好姚江一區之宅僅庇風雨現
者若不堪而公以數十口處之泰然治移於官
吏事心計有不習而能者故所至可紀廉介自
勵而以恕待人方在郡時親舊及寒士隨力周
卹各盡其意雖居閑亦以其餘周人之急作文
若不徑意而授筆輒就嘗採史傳治亂成敗之
迹為博古摘華三十卷臨江築小室號翠霞有
詩幾千篇以名其藁他文稱是嗚呼惟我國家
慶系繁衍賢才輩出進與寒峻並驅仕為朝廷
重臣漢唐之盛不及也以公之才抗志尤高而

進孝不倦使遂登用必有以大表見於世天不假之年其所施設著於四郡而止君子以其所已為足以知其欲為者可銘也已銘曰
周強以宗 宋祚尤隆本支日繁人材日豐公生明時不為不逢惠洽四州声流南東然而宏傳之習以早達而事不就遠大之業以中壽而位不充家孝有傳餘慶所鍾詩以颺之尚詔無窮

益陽縣丞趙君墓誌銘

紹熙四年冬余待罪西掖臨江彭子壽龜年以

祕書郎擢右史一日相与論近歲皇族人物之盛余曰自元祐初字湜始見於進士題名至紹興十五年有伯穗者登甲科余時已省事人皆言南渡以來所創見此人必遂通顯矣後聞其沉滯選調而賢譽甚高子壽曰子之諭乃及此耶此吾之婦翁也其仲子與化使君今夏遭母太宜人曹氏之喪以婦將祔葬于吾鄉清江縣建安鄉磐石之西宅原君之墓以君之行狀未欲併求銘於朝士子其為我銘之君字德蘊
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曾祖世統贈安化軍節度

使濟陰侯祖令杳贈昭慶軍節度使吳興郡公
父子暉武徑郎君生於東都睦親宅幼而穎悟
不為兒嬉五歲誦書數千言儼如成人吳興愛
而拊之曰是兒必以詩書光吾門靖康避地徽
之婺源武徑赴調君年才十四幹蠱有條道万
梗踰年不聞問君晝夜泣禱一夕然臂武徑心
為之動投袂徑歸人以為孝感武徑官臨安母
孺人王氏屬疾君侍奉甚謹藥非嘗不進衣不
解帶居喪哀毀悲号感動行路兒有歌呼過門
者長老呵止之汝不聞趙孝子之泣乎里巷肅

然從祖令疇以王爵司宗必欲官之君以願李
辭及隨侍臨江聚會數十人君盡力調娛群從
幼孤未立友愛備至躬率講習其後聯名荐送
有登科先於君者 高宗嘗諭宰臣曰朕閱取
庶宗子伯攬程文多引詩書良不易得可令赴
正奏名及臨軒放進士劉章以下至第九人見
君名顧近臣曰是能力李取高第誠可嘉也召
見稱獎欲加進擢君不屈於當國者止依格授
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用特恩循修職郎太
守初亦易君後知其廉勤而臨事明敏歎曰平

昔自謂善料人幾夫之趨掾殆未易量也經界
法行君躬按阡陌抑強扶弱不容姦欺樞密何
公鑄繼為守見君文體典雅牋奏悉以屬焉汪
公勃歸自西府聞鄉人譽君其曰吾頃為廷試
諸位官嘗愛其策恨未識之會君訟撤至黜一
見如平生次即荐于朝秩滿循從政郎為鄱陽
縣丞洪公與祖守饒亟稱之曰棄膏粱之習躬
寒素之行宗室之標的也參政程公克俊方聞
君與君論詩文或至終日二公俱荐之調柳州
州孝教授武經勉使之官不得已畝家侍傍單

騎以往至宜春慨然曰深入瘴鄉重貽親憂仕
進非所急也遂乞侍養以歸初陳文恭公康伯
知貢奉擢君為奉首及登參預聞君赴調喜甚
延譽時宰欲振擢之會銓曹有南安教官闕君
曰是以便親他何求焉陳公欲留之不可曰
此非所以處賢者姑以成公美志爾將之官代
者祈少緩君與之司年為庭、幾年而後進會
陳公入相或功申前日之語君謂方安於此苟
求非吾願也郡在庾嶺下君訓導有方士皆奮
勵弦誦寢廣甫也考遭武經憂哀禮有餘治葬

惟按之礼径略陰阳拘忌之說曰葬者藏也卜宅兆而安厝之礼也親喪分當即死敢徵福乎服除轉為益陽縣丞張公孝祥方師湖南邑事多以付君訟久不決君徐詰其情折以片言莫不悅服有求荐於提峯范公成象者范曰非敢惜此章歆畝以待一賢者君眎篆首以劄上盖与君嘗察知之尤深也乾道四年夏君以勤職而又禱旱重為暑氣所中疾如痢瘡屏去醫藥起居如平時七月四日晨起猶对問疾者已而不言但以手加額若涌佛然而逝家人環泣忽

顧曰勿擾我良久復瞑目既晡卒於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五吳化通藉朝列累贈君朝奉大夫太宜人少君五歲開封人左宣教郎知海門縣棟之女有吳行安其夫之貧故能保其家而又教子以有立君之葬以其年十一月壬申太宜人卒以五月二十七日其祔也以九月庚午子四人師侗從義郎永州兵馬監押師使即吳化也官朝奉大夫師攸師翰俱為承信郎監潭州南嶽廟女二人長適通直郎知文州軍州事王流次適子壽朝散郎試吏部侍郎兼侍

讀孫六人希諫蚤世希謨承節卽添差監永州
在城稅務希律希祝希祠希許女七人長適王
節之次許嫁王汝嘉次適承節卽胡晉餘未行
曾孫女一人抑聞君之為人誠以處已恕以接
物寬以待下儉以居家嘗教子弟曰人福力有
分量當重惜之仕宦尽其在我不可苟求妄進
与其有求於人不若無欲於已与其取賤於人
不若以賤自安嗚呼賢哉君以工弟少亡撫教
諸孤不翅已出君之長女未笄武徑久已許嫁
文州君方遭外艰語所親曰介弟諸女已長求

配當先於吾女迨終喪則從子受室女出適又
嫁一表妹然後畢王氏嫻事親族之長者以禮
待其幼以慈有疾或喪竭力赴之寒暑風雨不
顧也未嘗談人之短聞人有善若已有之為人
謀必長慮却顧為經久計而忠告之性酷嗜書
經史百家無不誦究手抄者至數百卷動以書
自娛白老矣豈以求進但欲賴此收放心免為
外事撓耳奉佛尤謹旦必課經終身不替世味
冲澹不蓄長物其容退然而所存甚遠使其
才用於世必有大過人者厥後孝宗尤親睦

九族搜取人才中外進用不減周宗而君止於
中壽墓木拱矣豈非命耶吳化能以才禱自見
庶將大其家銘曰
猗嗟益陽宗姓之望也少登巍科中吳之倡也
受知思陵迨文恭之相也竟沉下僚何天之
不諒也道行於家而賢譽之暢也使尽其用幾
今之劉向也我聞其矣而銘於既葬也後人勉
旃尚惟宗之亢也

永寧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姓孫氏池之石埭人世為大家曾祖公祖

其父公夫人幼而警敏事父母以孝長歸故中
書舍人直學士院王公鉉公以一時名儒篤孝
洽聞典內外制光顯于朝每語人曰我方窮約
時刻意于孝夫婦改若食淡久而愈相安及從
仕以來尤能齊家治內賓祭省禮略不以累吾
心所以得專意宦學者皆其助也以是人益知
夫人之賢舍人書無不通尤邃於易一日自卜
卦顧家人曰吾殆將死矣遽捐館舍年甫四十
有三夫人不堪其憂時舅姑在堂幼孤滿前舍
人清貴無生業家道艱窘姑實繼室性又嚴厉

夫人身任一門之責娛侍阿姑率能當其意舍
人有弟為庐州録事參軍亦蚤世孤嫠又中夫
人經紀其家接受其子女不翅已私憂樂與之
同婚嫁與之均人尤以為難孀居十餘年二子
長立從仕則尽付家事不復介意且曰我辛苦
教子幸尔輩能任事吾何求哉安輿徃來兩間
優游自適專精佛課諷唎無倦色暇則歌酒為
娛含飴弄孫如此幾二十年長子寧鄂之崇陽
迎侍滿秩夫人以微恙卒於郡中頭陀寺之寓
舍淳熙二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二子

長曰既朝請大夫直祕閣知平江軍府事次曰
渥故朝請郎守大理少卿致仕女五人承議郎
新通判施州湯允德迪功郎臨安府教授章侗
進士李昌齡汪森李熙載其婿也孫男七人長
木蚤卒次克昌從事郎充四州都大茶馬司幹
辦公事次伯昌迪功郎次東文林郎江州彭澤
縣主簿次夢昌次汝昌次楠迪功郎嚴州壽昌
縣主簿克昌暨東俱堂上禮部而夢昌兩預首
選孫女二人長適承事郎監建寧府大抵場華
延年次適承事郎監無為軍崑山鎮虞方簡夫

人始葬于石壤之黃危山少卿嘗位于朝方以
才奮而遽下世東其子也痛其父齋志而歿日
者又盛言黃危山之不利紹熙三年啓夫人之
穴謀改卜爲平江時方將漕西蜀既歸遂以五
年九月望相与迂葬于九華山下少卿誦舍
人之文三入脩門不及識少卿及平江爲戶部
郎一見如舊識慶元改元自吳門貽書以夫人
之銘相屬且示以已之通江陳宰淇所狀遺行
而公已得婺而歸今日又以書來曰子既得閑
其遂成吾志惟夫人淑範懿行皆得銘而平

江之請勤甚敬書之

銘曰

惟紫微公掌內外制謂將枋用而不永世一子
克家以才致身孰知閭範自孫夫人夫人之賢
用心均壹始任其勞終享其逸九華之麓千載
是藏我颺以詩後其允臧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

墓誌銘

高瑞叔墓誌銘

四明樓

鎬大防

余与端叔游舊矣宦游契闊而情好逾為蓋其清苦勤敏皆余所畏而与人薰然又不得而疏也投門未歸攜爰離騷一軸道余曰祇讀之當相与論其當余退而讀之擊飲其精深而悲其志方将与之痛飲而極論之而端叔已病久而不可為精爽猶前日也一日道女奴来手札

炳然以所藏歐陽公為進士時白欄及其史藁
詩章見遺且曰吾將止以此為永好辭之又至
未幾而止矣實慶元三年九月癸丑也往而哭
之哀將葬其門人來告曰先生葬有日願得銘
其墓余為之泣曰鄉固嘗狀其先君之行今又
忍銘端叔邪卒叙而銘之君姓高氏諱元之端
叔其字也韓國武烈王曾孫曰士擘朝議大夫
是為君之曾祖公仔右宣教郎燕山府路宣
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考世埴修職即致仕母
洪氏封孺人高氏家薊門五代之辭徙濠梁又

徙亳是為蒙城高氏後居京師建炎衣冠南渡
修職始寓明州今曰慶元府著籍于鄞安貧而
喜教子君性穎悟絕人勤篤亦絕人居近市獨
處楮山蕭寺顧無書得易一編晝夜誦不輟遂
曉大旨鄰士異焉稍借以書君下意質疑謹听
彊記執禮甚恭人亦樂告之飢寒牢落辛苦万
狀人或厭且怒至排擯不容瀕死者屢笑而志
愈厉夜依佛燈寒擁敗楮或數月不與擲繇是
博通經史諸子百家之書少未知名也田郎三
山郊公鐔一見竒之俾訓其子郊公為鄞士師

表人以此加敬始寢得束修以奉親且力於孝
今漳州使君傅公伯成為教授折節定交不以
諸生遇之繇是門人益衆殆數百人少讀襄陵
許公翰書及從沙隨程公迥故尤邃於春秋博
采諸儒所長搜抉無遺聞人有書曾不憚遠裹
糧徒步而求之前後凡三百餘家訂其指歸刪
其不合者會粹為一書間出已意号義宗蓋十
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專務明經自三傳而
下不厭以為可吾鄉及旁郡之為春秋者多出
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嘗病孝者不務下

孝上達驟而求之失高故自天文地理裨官小
說陰陽方技種藝之書靡不究極雖庸人一技
可取亦足禮問焉佛氏大藏經五千卷讀之再
過他可知也含英咀華以昌其文困阨多故其
思苦憤排極故其得深真有剗目鉢心穿天出
月之工既乃日造乎淡以幾於古作詩數万存
不能什一自謂樂府不媿前作嘗謂離騷之孝
幾亡矣為之九篇曰愍畸志曰臣薄才曰惜耒
日曰感回波曰力穰曰危衷曰悲婣娟曰古誦
曰釋恩深得三閭大夫旨意且曰變離騷者公

派於千載之後而探端於千載之前非變而求
異於騷所以所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於理義之
裏以庫隄於隕波之不反者也又曰班固揚雄
王逸劉勰顏之推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
損其真宋玉賈祖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衣
劉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墓著大抵細續緒言
相与磨琢而已原之微旨不能有所建明噫君
以為騷人之本意將止君之意又將誰明之邪
性嗜書家藏數千卷手自點勘室之如珠玉遇
所未見解衣輟餐不計其直又好周人之急有

古人內溝之心田不滿半頃或割十畝以遺親
黨事父母尽孝浣濯炊爨必身親之初入郡庠
一羨哉必以奉甘旨而食淡自如人設異饌不
敢嘗必歸以遺親平居無疾言遽色彊力而忍
詢薄之以患難而不可辱教導生徒勤懇尽誠
如訓己子貧者致貨財則卻之而訓逾力有念其
孤苦衣食教誨卒名於鄉君無德色也婺女士柳
羨老於逆旅君哀其窮率鄉人供給之死為
之棺斂至殯於家皆人所難乾道四年荐於鄉
淳熙改元又為第一凡五上春官卒不第僅得

因慶霈以榮其親去年當受特恩不就年財
五十有六而卒疾既革不食者月餘自分必死
卻藥屏醫而處之怡然區區身後事纖悉無遺
獨以不得終養母氏為痛修職葬奉化之察廉
岡力疾作書以母氏他日事屬其門人屠君槐
以其居近察廉也且為書以別親舊君子曰終
豈不信哉豈不哀哉娶朱氏里士友聞之女先
三年卒子男三人子高子高子文一女淑尚幼
家貧無以葬門人相与經紀其家以十二月甲
申葬君于桃源鄉蔣山新盛隩之原始修職生

名門實為殿撰睢陽劉公棐之甥君孝問固有
自來蚤受知於殿撰從子侍郎孝躋周公侍郎
館周公年八十有二為君記謙齋稱君之刻若
雖聚螢積雪和膽刺股不能過也屬文贍蔚吐
咄逼人孝益富文益進行益脩以其志欲立於
方人之上而以謙名齋可謂有志之士矣客游
括蒼吏部何公侑夙裁最高凌君之才教以詩
律其子參政公遇君尤厚至今不衰也禮部會
稽陸公游文章少所許可詩人稱君、又好
前輩遺墨故物對之則起敬如見其人得之則

喜而不寐以遺余者一二也老技退卒身之語
中原及兵家事抵掌慨有封狼居胥之志攷
論兵法尤精或得其一策以于時宰諸公為之
驚歎使得少分自見且將著於事業而坎壈終
身不得一官以死豈非命邪篆宗百五十卷又
有易論詩說論語傳後漢歷志解各一卷揚子
葵揮三卷詩三千雜著五百號茶甘甲乙藁藏
于家嘗結疔察庶在大小方竹之間著方竹先
生傳自言為人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好
孝而未至於道好文而不中繩墨好聞而剗心

於古澹苦吟而不能自己鄉評亦謂君有不可
曉者三貧而疏財兒古氣嚴而樂易已甚衣冠
垢敝望之如木雞而胃次灑落倬有晉韻知君
者以為然銘曰

君之生兮何為君之往兮何之孝窮百氏兮五
上而空歸蓄書万卷兮竟死而何禔夫不可問
兮吾將誰訴君視如歸兮吾又何悲志在乎魯
史之篆宗文存乎楚人之騷詞噫後有欲知方
竹先生者其視諸斯

公諱耜字仲本姓曹氏世為開封府祥符縣人
曾祖之器宣義郎祖祖田太學登宣和三年進
士第晚因郊祀進祥光賦徽宗稱賞召試中
書省換授武階兼閣職仍給事殿中仕至道州
刺史有其頴集參政謝公克家為之序父勛得
世父官歷事四朝為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累贈太師謚忠靖三代皆贈至太師宣義
為嘉國公道州為魏國公忠靖之亡也高宗
皇帝在德壽宮悼念平昔賜以宸翰具言其嘗
從徽廟北狩親被密旨持御扎御衣以歸俾

予繼統且達二后書信請梓宮太后之
還盟元木而却其師使逆亮而得其情且曰終
始一節夷險不渝厚其賻贈之禮因䟽行事大
槩賜其後且見予不忘之懷循仲禱之言不感
歎以為君臣之際古所未有也公為忠靖仲子
幼而敏慧孝謹好學屬文忠靖尤愛之紹興十
九年忠靖為保信軍承宣使以郊恩奏補成忠
郎二十六年添差幹辦朝林司二十九年忠靖
使虜適當危疑之時高宗念其忠勤無以示
寵遇之意乃召公赴中書後省試策深喜其才

特改授右承奉郎差充奉使大金國信所親屬
十月亮 顯仁皇后殯宮總護使司幹辦公事
三十年幹办行在諸司審計司三十二年除軍
器監主簿隆興元年知太宗正丞二年迁宗正
丞乾道二年以便親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年差
通判紹興府五年除太府寺丞俱不赴添差通
判明州公未嘗歷州縣而曉暢吏事通練人情
如素宦者時嗣秀王出鎮多以郎事委之公亦
尽心禪贊相得甚歡八年 太上皇帝時以皇
太子尹京妙選察察除公臨安府推官尤被眷

獎未幾隨府罢出知嚴州年未四十初试歲輔
為治得寬嚴之中吏民安之尚書張公杓亦以
妙年為別駕俱敏於政庭無留事至今相与如
兄弟然錢塘江岸為風濤所壞大興工役公進
錢万緡石版五千片以佐其費朝廷嘉其不擾
而事辦特轉一官以寵之淳熙元年秋丁忠靖
憂執喪尽礼號慕毀瘠聞者稱羨始忠靖既奉
梓宮 太后以婦功高眷渥見忌於權臣因勾
外祠卜居天台至是奉喪歸葬遂為台人四年
起知徽州到官尤篤意民事剖決滯訟皆得其

平山城民生甚艱下至薪炭微物必竭力而後得之公知其然因細民負重至城而不能售遂以官錢居之以俟嚴冬用元價以應民之須初非有規利之心故人皆感其惠因此乃反致煩言江東大饑公拊摩如不及荒政備卒而百姓終以艱食未免流移孝宗皇帝深軫疲甿令言者以徽饒二州流民獨多謂不峻其罰則無以勵方國遂與饒守俱鑄三秩停任於是列郡從然民益受賜公退而安之不敢自辯尋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十三年差知衡州十六

年冬陞辭奏事太上一見曰此吾尹京時賢寮也問勞甚宥畝為尚書司封郎官以職兼司勳避父嫌名改工部郎中既出親擢朝士不知所自或告之故且曰曹工部官達最久今日卿相在小官或布衣時已嘗丞宗正矣公以故家子雍容省戶言議文采豐蔚可現人始翕然稱之謂其宜有以得此也紹熙改元夏上章求外補差知常州未赴以論罷明年復任冲佑慶元元年差知蘄州待次里第三年閏六月乙未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一積官至中奉大夫祥符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服四品娶洪氏吏部尚
書擬之孫通判明州光祖之女封令人子男二
人恕承奉郎志忠翊郎改奏授迪功郎處州松
陽縣主簿俱先卒孫一人復將以遺澤補官是
歲八月丙申葬公于臨海縣靖安鄉小石保之
原忠靖奉佛老甚謹即小石建精舍以延往來
公奉先志又加葺焉先一年自營壽藏於其側
從新卜也公生長富貴而以儒素自將幼少無
驕矜之色忠靖出入禁中手擅筆墨而謹畏無
比有万石君之風避遠權勢辭謝寵榮高宗

知公為愛子又閱其詩文故擢之朝列後受知
於太上進登即省然三十年更歷內外才不
見於施用迄止於此非命也耶忠靖樂桐栢山
水築庵於西偏高宗書冲齋二字榜之傍有
雲壑尤勝公閑居日久增飾其舊徜徉於中意
度蕭散不復嬰拂也故独好以餘財為鄉曲義
事為邑中建西橋甃通途穀貴則損其直以平
市價雪寒則散所積以賑貧民死喪者助以棺
歛逆旅者濟其空乏野有暴斃為之焚瘞建佑
聖殿於松隱山為一方祈福之地水旱為沴必

齋戒躬禱多獲嘉應自邑入邾有三渡之險為
置大舟以濟不通民戶無擾邑人德之故死之
日士夫相率致祭歷言其事鄉閭無不嗟痛嘗
過越上見茶園路僻兩濘則不可行又夫姥一
嶺尤峻巖難進皆捐金平治加以石為利大
矣官至六品賞延未及其子先以奏弟之子憇
今為奉化縣尉宗族親黨倚以自給者甚衆風
祖出於天性非勉強為之者達於時變自以再
世由文華際遇累朝亦欲以此自見既不得與
寒畯爭執每遇吏事必疚心圖之觀其所已見

者如此使得尽其才後施必有過人者既感疾
卻藥弗進嘿無一語及家事恬然而化又可知
其所存矣修謹潔廉仕途略無玷闕新安雖坐
嚴譴無有為之明而者及得毗陵言者上謂引
疾囚去不應治劇當別與閑地然其中却稱在
微之政採荒自有條理而人或咎其有膏梁之
習夷春其迹乃大不然畢凡其罪人又寬之由
是知人有善可稱者公論自不能掩也噫公今
亦可以無恨矣某女弟為洪文憲公孫婦與公
有連又素相好也公之將薨復在齶齶奉祖母

洪氏之命求銘余既哀公之不究於用子皆蚤
世不得詳載行事姑掇其家所錄參以平日見
聞者為叙而銘之銘曰
有周振鐸始封于曹參起相漢至當塗高中更
累代達者蓋鮮惟我國初武惠最顯猗歎
皇門多侯王公家晚著奮于穎昌曰文曰章名
馳宣政忠靖繼起閔益盛公寔鍾愛克世其家
蚤登三丞荏苒歲華受知
太上始在郎列
卒不得施蘭摧玉折二州遺愛一鄉孤孫
秀穎其振必豐天台赤城父子僊去我惟銘之

以詔不腐

孺人俞氏墓誌銘

紹熙四年余為殿庠諸位官臚唱之日掌以甲
乙科號名秦御時前五名婺人居其四君相以
下皆動色以為一郡之盛喬君行簡則第五人
也余從父弟鏞嘗與喬君兄弟同研席又與行
簡為同年生同以表歲事入期集所時相與見
過故與喬君尤稔慶元改元余既丐外得娶而
婦喬君有書介鏞以來則知公載季冬之癸酉
遭其母太孺人俞氏之艰矣未几又以教授李

君誠之所為太孺人行狀至且曰行簡不孝不
得以一日之祿奉吾母菽水願求銘以賁九京
余哀其言又知李君允溢美者遂據其實而書
之太孺人世家東陽曾大父羲大父咨益父嗣
回年二十嫁同邑喬居士森時舅姑已歿恨不
逮事之其神主于正寢如生何其平生所嗜如
古人所謂昌歆羊枣者歲時祭祀必供焉見親
黨之事旧姑者每加羨慕且曰宜善事之吾不
及尽此礼矣治家嚴整内外肅然自奉甚薄時
儲酒者以待居士之須賓至則奔走治其昭言

燕語必以善道有犯者諭居士以不爭居士深
於黃帝岐伯之書鄉有病者多即之頗厭其煩
必勉之曰是可以濟人不務規利何厭也由是
所活滋多比鄰以室庐求售成券已久忽欲復
取人皆難之則贊其夫曰法不可復取矣然彼
恋故栖而我必取之則非所安也居士即还之
其人感悅終身居士優二妹之嫠而負孺人慨
然曰吾未有以振舅姑况君之同氣忍坐視其
失所即併其子挈以婦持養皆有恩意有子不
責以營生惟勉之李里巷舊無孝者喬氏獨闢

家塾延師儒以為之倡遠來者館教之弦誦日
相聞助成居士之美皆此類也寡居之後身任
家事丁豪不以累諸子、嘗手揣輕重曰是猶
足存耶既不得求師四方則合鄉之秀士相勵
以學業當論文時往、立屏間傾听記其要處
退必詢究之不會於中不也已故士亦樂與其
子游升堂進拜禮如家人春秋寢尚子屢奉不
得志念無以慰母心則諭之曰吾欲汝為善士
豈求必於進取乎行簡以上第歸鄉曲歌豔孺
人視之澹然徐省其私持身益謹不以驕人始

為之喜及屬疾既革則又曰吾生於宣和之三
年至此不為不壽汝曹第求自見於世以顯其
親祿養不及吾言憾焉人以是知孺人之教子
真有義方非夫慕富貴以為悅者也子三人長
德佐先三年卒次子驥業儒幼即行簡也從事
郎饒州、季教授女二人長適王元瑜次適杜
之琮孫男三人從龍次危元危女六人尚幼先
是長子既喪孺人於婦孫慈愛有加至是家婦
郟氏以毀卒亦可以知婦姑之間矣十一月內
申將合葬孺人于居士之墓孺人嘗該 慈福

慶壽恩故得封云銘曰之墓人曾之
柔而寡塚門：則約愛而失教婦人之仁猗歎
夫人乃異於是義相夫以孝教子登甲科
喜猶未深察其所安始慰于心壺彝之懿莫以
為盛我銘諸幽尚篤餘慶

趙明道墓誌銘

慶元二年趙共父自丹丘耒主勤薄粹然佳士
也已而其長兄見過昂仲俱賢意源流必有自
一日共父為余雪涕言曰先君之葬三十餘年
矣既不及銘願有以表墓道庶幾有傳焉以贖

不孝之罪且以行實耒余悲其意矧共父之言
篤實必無溢美為次而書之 昌陵皇子燕懿

王德昭生彰化軍節度使舒国公惟忠舒国生
定州觀察使博陵侯從實博陵生保康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房国公世彊是為公之曾祖
房国生皇凡昭慶軍節度使安康郡公令碑是
為祖武德郎子祐公之父也武德而渡轉徙久
之始寓于台公諱伯直字明道建炎二年三月
詔宗室羣試于有司特授承節郎累轉至訓武
郎初監南劔州沙縣鹽稅歷台州黃巖縣酒稅

明州奉化縣稅婺州兵馬監押以親老不赴三
任嶽祠再調贛州吳化軍兵馬監押明州兵馬
都監又以外艰不赴遂主管台州崇道現乾道
三年八月辛丑以疾终于家享年六十有五
有一月丙寅葬于臨海縣大同鄉蔡嶺之原去
武德墓西少南三十步娶程氏以紹興二十一
年五月庚子朔卒殯于白瓦潭之精舍至是合
焉四男子師佐今為忠訓郎添差瓦潭州排岸
次師裒也矣次師絳保義郎添差監婺州都稅
務次師却修職郎其父也各以科目進二女長

適修武郎李蒙次適成忠郎張方孫男九人希
魚希珉希賀希淵希魯希瑀希謨希韶希挺女
十人公生承平時習見富貴而天資端靜莊謹
自將長好儒孝善屬文治尚書博覘史傳尤習
知國朝憲章性至孝兵燬流離事親就養年闕
武德晚嬰末疾藥必先嘗而進十餘年如一日
居喪毀瘠兄弟和樂氣間言介不絕物知不同
流聞善則勇於必為見惡則避之若將浼焉居
年緣飾動有典刑雖退然若不勝衣言如不出
諸口至是非利害剖決明辨人以為不可及橫

逆或加未嘗校也蓋其質本夙成而歷世故蹈
艱險困心衡慮多識前言徃行故能躬行如此
居官廉恪御下多得其心在章貢日羣卒忽擁
門告曰軍且變恐併害公盡徙公家出城而後
去公始諭之不從乃微服間道以入迨羣集群
庭則公從中出衆愕相顧因開譬禍福羅拜听
命事遂息公雖不自言而郡人甚德之自奉儉
薄而豐于祭祀教子嚴篤現其義方之訓可知
仲弟蚤世公善撫其孤卒使有成有子師節今
為丞節郎公恬於利祿北客之同寓居者如參

政賀公錢公皆欲力挽其進公謝曰國家多難
大父而上陪羹山陵悉淪異域痛心北望不
如無生祿仕實非素志家貧親老無以為養故
未能自己而暇求榮耶二公皆愴其言不欲強
也晚號老圃每愛歐陽公我欲四時携酒去莫
教一日不花開之句負郭卜居手種花卉時節
互秀無日不徜徉其中帶月荷鋤臨風曳杖微
吟舒嘯自適其適既不事生產祿又不足代耕
因以別畦藝蔬日鬻以助用安分自足与物无
競超然独樂以終此生嗚呼賢哉使其德試於

用其志決不在富貴而已惜其終不少見於世
然曾次夷曠無豪髮怨尤形於詞色識者可以
見其存矣余以淳熙五年賢倅丹丘一介之所
善多与之接聞公之風已後之矣幸因其子之
請得為公銘姑以致尊慕之意云銘曰
王孫翩翩舊聞其賢篤孝自立詞采煒然孝以
事親欽以奉先半生漫仕樂以窮年教子義方
科目相傳定交令子獲聆緒言老圃之適吾將
學焉為發幽光見於銘鐫

奉議郎黃君墓誌銘

君諱仁儉字納之姓黃氏本出建寧浦城谿東
之族慶曆皇祐間高祖銀青仕於中原因家於
陳之宛丘曾祖好謙朝散郎知潁州贈通議大
夫祖宰承事郎特贈直祕閣累贈金紫光祿大
夫父子游朝請大夫以君升朝贈奉直大夫母
武氏贈恭人紹興初奉直自度支郎出守台州
遂居明之奉化縣十三年之任補將仕郎次年
監潭州南岳廟次調嚴州淳安縣主簿秩滿以
奉直年高不敢去左右再奉祠未幾遭外艰服
除監台州支鹽倉歷處州青田縣紹興府餘姚

縣丞綱賞循從政郎 孝宗覃恩循文林郎
高宗慶典循儒林郎引年致仕授通直郎賜緋
衣銀魚 今上登極轉奉議郎慶元二年四月
丙子卒於黃巖長子官舍享年八十有三娶高
氏建昌軍通判公惕之女 后族也先四十一
年卒再娶陸氏處州通判康民之女實左丞諸
孫先八年卒皆贈孺人子三人直行迪功郎監
台州黃巖縣鹽監管押袋鹽次直古早卒次直
羨女二人長未行而亡次適進士陳徑孫男三
人正蒙正需正師女四人長許適進士郟樞君

先葬高氏於縣之寶化山又自卜壽藏於禽孝
鄉車盤陳之原既葬陸氏今諸孤以十二月庚
申奉君之喪合陸氏之墓君家世多名德性警
悟長於記問史記兩漢杜詩韓文默誦連數百
言無遺忘及見前輩逮事直閣公典刑其存多
記承平舊事談之纚、不倦內明而行以至誠
不事外飾居家孝友端慤絕口不言人過有德
於人亦不道也確守官箴廉勤自將不為矯激
沽名事韜晦恬淡不与物競人莫窺其際淳安
俗獷悍競渡多致殺傷尉懼而在告君攝事處

之以術帖然不詳邑人謂未有也爰歲取米數
万斛於婺多不得全數君被漕檄受米於蘭溪
去取以公吏不能欺婺既如约爰乃得實用焉
在台攝郡幕給軍衣有牒簿者羣卒掉臂忿怨
坐上倉皇失措君徐呼其長渝以禍福羅拜曰
黃佛子有言安敢不听訖事肅然邑隸樵擁貨
受脈不盈尺而法當流君攝法官曰法重情輕
可從輕乎吏以為不可君曰法本忠恕非尔所
知清於守詹公儀之卒如君議赴青田日道由
縉雲今樞密葉公自戶筮居喪一見道舊久之

且曰青田鐵阬錢多以促办害民今得長者為
丞民其少蘇乎君期會寬而信課反盈於舊永
嘉遣海舟詣軍前既籍高師為兵乞取家屬樞
密院下其事帥司檄君覈實小人馮勢妄指怨
家妻女以為其家人君悉寃其實吏曰此軍事
恐有不可測者君曰如此何名覈實彼豈不能
徑取之不為動人多懷其德始奉直公艰閔南
渡聚族頗乖身任其責君又從旁經紀之宦既
不達家道益困未嘗問也先世与二蘇公為同
年且通婚姻書尺甚多兵火之後所存与幾君

力貧悉刻之石君書法甚精源流二王而道勁
似歐率更至老不衰在黃髮年餘真草行書幾
滿屋壁九者驚歎臨終初無疾苦對客歌笑如
平時少焉就寢則已逝矣豈非善人君子之報
乎某妻祖尚書王公舊居宛立娶君之祖姑奉
川又為同郡識君諸父及昆仲甚稔二子求銘
銘曰

中原故家存者無幾典刑尚在言議可紀惟君
壽考厖眉兒齒上接前輩終殿餘子舊事歷
及聞正始靈光獨存今焉已矣吉德之報手足

為啓後其昌考勒銘于祀

周伯濟墓誌銘

周氏為勸聞族始慶曆中殿中丞造以進士起
家是生三子曰處厚温厚師厚伯季俱躡世科
仲亦以特恩入宦父子兄弟皆以儒奮家声卓
然伯知建州永州季為荆湖兩路轉運判官絡
左朝散郎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娶范氏文正公
之女二子皆有俊声鏐登元豐二年第以宏才
直節有志當世坐黨籍仕至左中大夫知南雄
州而止公論歎息銖登崇寧二年第仕為邑令

小不合棄官而歸鄉里尤高之中大夫長子冲
任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憂患之餘又更建
炎兵燬慕叔父之節不復仕進優游終身蓋自
崇寧至淳熙相去八十有七年歲在屠維作噩
有燁荐于卿焯荐于漕臺紹熙改元焯遂登第
公時待罪朝行問之鄉人曰此周伯濟之一子
監獄之孫也惟周氏名士繼出仕不甚達而多
以退為高中大夫望最偉而不究於用伯濟守
家法有隱德不務進取鄉人亦罕識其面故其
二子能振發如許公晚出及拜監岳下風而隨

侍游宦在都下嘗見其二子而聞伯濟之貧獨
未之識既而奉祠里居慶元四年二月壬申聞
伯濟之亡因往吊之二子一日率諸季泣以請
曰先君雖不及定交而託契已數世先君嘗卜
通遠鄉金谷里銀山之原去祖塋二里而近將
以九月丙午襄大事願有以銘君諱楫伯濟其
字也莊重剛簡幼不喜嬉戲從濟南劉壽夫李
灃如成人扁戶誦書率至夜分家人不得而入
抄書用指法既冠一奉不售即棄奉子業而耽
翫書史以詩自娛好讀杜工部韋蘇州詩至忘

寢食故下筆有二公之風對客清談无一語及
名利事監岳燕居好客曰子貧士夫從容觴豆
君年兼侍奉承惟謹朝廷搜訪黨籍之後欲加
錄用清敏豐公少尹夏公之家皆以此登仕版
君為中大夫適長孫郡上于朝未報連遭內外
艰遂不以介意又不事生產奉祀之餘僅取自
給曰有逋租未嘗訟于官公賦則先期而輸間
至質貸子年愠色寡言若泐不為諂諛克勤小
物憂深慮遠卒足如蹈規矩過人言少長子之
釣礼真有不欺閭室之意教子甚篤每以門戶

之重訓飭之且曰吾家以清白相傳使汝輩能
自奮勵貧非所患也延礼師儒意不少懈躬自
督課始終如一鄉校月書季攷焯焯屢占前列
君曰吾方以此卜汝之進否投卷必以實年兩
除慶霈君年不及或為惜之君更喜其不欺焯
拜恩以婦賀客蕭門君以為幸不失舊物繼以
有望矣亦不見真甚喜也焯之官清君御安与
以行曰吾方蕭散物外寧能閉置車中自為局
促耶晚益杜門簡出入絕嗜好薄滋味康彊少
疾不近藥石先一年忽以脾疾不喜食他皆如

平時歲除祀先不改其度正旦微覓困憊疾遽
侵矣諸子日奉盥衿不效竟卒于家享年七十
善人云止識不識相与嗟悼是宜銘矣娶林氏
子男九人輝燁燁煥燁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
蚤卒焯焯功郎台州臨海縣尉女三人壻孫輅
劉佃紀標皆里士孫二人填坦女四人在室銘
曰

周為名門中有人豪世以孝為業而仕以退為
高猗欵夫君閱世滄、哦詩擁書隱居以自遂
有子兒家為時髦君則已矣後其有遭乎

知江州汪公墓誌銘

外祖少師生於熙寧十年後自太府少卿為兩
浙轉運副使年六十一季舅始生年丁巳時庚
申皆与少師同深異之母氏歸寧亦以是年生
某又長於外家与季舅冰角嬉戲少長同研席
年十三同冠而公已受世賞周旋二十餘年相
与不翅如同氣中雖游宦南北見輒傾倒对酒
劇談幾忘輩行不謂去歲一别遂成千古每拜
德帷哭之未尝不尽哀也將葬内弟求銘何忍
銘吾季舅又何敢不銘公諱大定字季應世為

鄞人曾祖元言有隱德于鄉祖洙為鄉先生以特恩補官贈正奉大夫父思溫左朝議大夫直顯漠閣贈少師母王氏封恭人贈越國夫人所生母沈氏贈宜人公性開爽宏達了無城府十四歲遭越國憂伯仲二舅未及歸弔客盈門公哀毀躄踊如成人受弔尽禮宗黨稱之少師撫愛尤篤甫冠又丁外艰服除授右迪功郎特監潭州南岳廟未幾沈宜人下世隆興二年差兩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未赴省罷監行在排岸司乾道五年就充賀金國正旦國信所官屬

六年任滿七年以奉使賞循文林郎監鎮江府權貨務都茶場請兩浙轉運司文解九年到任務場歲課三百万公平時不屑會計至是躬親簡書乃以增羨受賞独厚淳熙元年循承直郎四年改通直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以賞典用新制对實歷凡十年至朝請郎公在上虞政務平易吏民相安事日以理邑有富公吏部豐公沈左司潘公時皆清介之士相与如平生欢魏王薨于四明時葬于越詔遣刑部尚書謝公廓然運副韓公彥質護喪使者旁午州縣震動官吏

股粟他邑不過供頓之勞惟上虞通明一堰最
為高峻潮汐雖登僅過數舟則已涸矣公相視
地形復吳舊閘增浚渣湖別於支港創小堰以
通餘舟募游手二百人別以旗色分列左右俟
大舟入閘立柵既定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中
力掖喪舟以進略無歌側舳艫相行序進而
不祥俄頃俱濟二公驚歎稱不容口至邑復見館
舍三十餘區一一整办器用精明帝幕華煥祭
饌頓食丸為珍腴上下翕然迨至府中貽書來
假供張之具公又擇新潔者七十籠裹以應之二

公既歸言於廟堂諸公以為一路之最故公之
才益顯贊府嘗以縣錄事小忤其意不以闕白
徑杖之吏來謝且訴公曰本縣丞何為不可撻
汝輩尚敢訴邪更加懲治丞始媿服聞者以公
為善處事也九年郊祀大禮恩賜緋衣銀魚通
判揚州大卿趙公子濛為帥政事嚴明公謹事
之而從容忠告開心相與裨贊為多間遇其怒
徐而解之終為之平僚屬恃公以年恐久而相
知益深疑憲浙右握手惜別時人兩賢之稅契
一司有所謂導行費者吏引例以啗公公止色

却之曰我知勾攷簿書足吾職而已他日代者
以汝得譴獄吏推尋根原公訖無一豪之累漕
司交歲幣於虜遴選其人命公與幹官擢公安
節俱行虜貪而復齟齬万狀至欲易白金四之
一濡滯踰期雖日過淮北虜使辭疾不出一日
與擢公誓曰今日不決斷不可空回於是襍被
為留宿計虜始感歎遣人遜謝不待有請而事
畢漕使以聞擢公由是進擢公不自言也知韶
州郡計惟仰諸邑常賦而令多攝官去來不一
幾不可攷究舊者未足新者復積計逋得錢三

万公曰民貧可重困邪徒費文移且以飽吏貪
角尽蠲舊負惟新是圖五邑欣然承命民亦樂
輸焉舊有涵澤園在况運寺之側其廢已久遠
斲多貯以瓶罌垂之梁間累年數公因勞農
見之其間亦有游宦不能歸者惻然具念而未
有以充費會曲江尉許君教老无妻子卒于官
下公既為之徑紀奏送篋中尚餘數百千公悉
奉以办役掩骼埋胔各得其所曰以此為許君
植福勝於他用遠矣邦人尤德之幕官陳光祖
為之記甚詳徑略趙公彥操漕使黃公掄倉使

吳公昭夫各以所知薦漕又與憲車李公信甫
倉使趙公不迂列于朝其略言以寬待衆行簡
臨民勤儉公廉慈祥愷悌庶幾古循吏之風代
還朝廷用諸司荐書而嘉其才遂除知江州江
素号名郡訟簡財裕可以卧治及公之至大異
故時帑藏不盈万緡而負諸司之錢幾二十万
官兵俸給亦積至万五千公為之矍然日與同
寮圖之蓋征賦既弗办而游士耗之又特甚公
曰浚民膏血使往來者捐取之以邀虛譽吾不
忍為也會有旨申游謁之禁公奉行尤嚴凡有

挾而來者止以尊酒謝遣之或恐由此起滂公
不為動剔蠹剗弊謹朱墨節浮費飾厨傳稱過
使客之事一切略去屬邑舊通蠲貸之如曲江
不三數月而用粗足補解諸司十七万緡吏俸
亦以次支行民不加賦益安公之政而不得志
者萋斐寔成矣公竟以此罢歸郡人冤之相与
語曰不知誰為飛語厚誣吾賢侯耶有曹官坐
侵用郡帑吏乘為姦既下有司公曲為保全姑
与易地以息衆譁彼更以為怨鼓倡游言巧為
陰中人尤為不平二倅張君必陳君邕總幹王

君與翁皆一時名士情交意浹驩然莫逆有賴
叶濟數月政成公退觴詠相樂前此未有惜公
之婦尤眷眷不忍別二郡皆有大兵屯駐待軍
帥一以誠意敬公亦有加焉士卒有犯結證明
白送軍中使自懲戒了無間言兩造至庭究問
詳盡俟其首服多歸於恕惟姦惡盜竊之徒治
必尽法為之屏跡則又仁者之勇也水旱有禱
隨輒響應舊祭社多委寮吏代行寢以弗虔公
曰社稷重事豈可憚勞乃躬修祠祀貳車有詩
曰九江代拜嗟從昔五馬親祠始自今公自以

由支郡升臣鎮荷朝家選委之重洗手奉職深
自奮勵又素著廉潔而橫遭口語皆出風聞不
能卒快去郡尚年他重罹風雪之苦將次池
陽忽得微疾一者歿于舟中實慶元四年正月
丙辰也嗚呼痛哉享年六十有二官朝請大夫
娶陸氏故發運使實之女明慧勤約內助甚飭
相夫教子俱有可稱先二十六年卒贈宜人子
男五人敏中從事郎按州軍事推官教中將受
公遺澤餘幼亡女八人其三亦先卒一適陸森
宜人弟之子其次迪功郎監鎮江府延陵鎮趙

希一從事郎台州臨海縣丞趙師佺里士黃沐
皆婿也一尚幼孫男一人之綱迪功郎臨安府
富陽縣主簿始宜人葬于慈溪縣石臺鄉危潭
之原敏中等將以十二月壬申奉公之喪合烏
公之處家居鄉出而徙宦表裏如一明白空洞
不問小大待之鈞札成所至與人言所怨惡檢
身謹密杜門省事又不治生產了年羸餘昏嫁
交迫俸入緣手而盡處故序西偏欲少增闢竟
莫之遂外家及恭之名聞于時仲舅尚書任兄
弟之子猶子也叔舅運幹蚤世澤不及子公奏

闡中以官其篤於友愛有父兄之風焉計音至
鄉親故言不隕涕母氏洎仲舅皆以高年見公
之亡傷悼尤甚公素少疾持心近厚孰謂其止
於此耶公荐以臨遣奏事上動兩朝之听其一
論韶州岑水場兵匠之弊甚悉謂諸路配隸之
餘選以應役或聚而為盜害及一方若從爐戶
之使添認銅額可省廩給之費其到場及四年
者照舊格給據從遺餘人以次歸元配州軍實
遠方徑久之利敢書大槩度幾後人或有取於
斯銘曰

猗欵汪氏積德數世先生淳篤文行兼備少師
起家深仁厚義勇承其傳慈祥愷悌載擁州麾
仕非不遂胡嗇其年歿而齋志公之為政慕古
循吏害公客邪亦命之制危潭之原往從伉儷
有銜不祛庶在來裔

改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

改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一

墓誌銘

知梅州張君墓誌銘

四明樓

鑰大防

危游為浙東壯縣号難治自紹興間陶安世定
有聲之後歷數政不以善罷四明張和卿由袁
州萬載尉以捕盜賞政右承務即年壯氣銳往
為之宰親黨或勸止之既至謁廟以廉勤公乎
自誓上不負於君下不欺於民終始如一
臨之聞者竦然首定規畫凡聽訟追科出納

稽公吏袍紫進退皆有程度鄉胥姦敝智者不能
能尽察君左右參驗甲乙相糾簿籍更用薄楮
以防削改字畫分明欺偽略盡有宗室子与強
民為仇各聚衆至數百期操兵夜聞於市尉趨
告公曰安有是事命置酒尉股粟不敢飲吏又
告將合矣君笑不答俄散去約明日復至遲明
召二人者至庭謂曰汝自相仇彼衆何罪而使
濫被殺傷乎不如挺身持刃決雌雄於前兩人
者相顧欲退公曰官府有法可容爾邪分囚廡
下至繫月始悔過求免邑衆為言願相保任使

自新即縱之俱媿惕感服君歸猶以時節致既
書問起居者數年沒保伍之法繪為魚鱗圖居
處鄉皆山川遠近如指諸掌又籍其家之長幼
姓名年齒生業纖悉畢載其崛強無行鄰里可
以糾告或犯法未就捕而君已知其人私忿聞
毆隣不為勸止者与同罪牒訴誣妄必坐其教
令者法令易行井若畫一欲以獻之朝通行天
下未果也豪右並大溪為春磴以擅利久為舟
行之害間有廢之僅能徹去浮屋君始併其基
址去之初渴太守司諫施公元之迎謂曰邑大

未易治蓋以君尚少也君曰正恐上官以為易
今知其難則可為矣守待寮屬嚴一日令賦外
別輸四令奉命惟謹君獨爭曰使人左枝右梧
月獻僭錢千計未為甚難如貽惠後人何守盛
怒君辭益堅且曰寧棄官以婦已束裝矣守曰
試子爾乃能剛果如此更荐之後日書問如待
子姓家事亦或咨謀焉白華湖鎮當水陸之衝
戍兵經由不翅寇盜莫敢誰何君白帥府以軍
法齊之無敢譁者有一士羗禽於市為惡少年
侵侮君責其不孝送縣庠從師受業謹其程課

居數日而後杖其所侮者人皆悅服視事才三
月有訴君於部使者覈其言不根反以此受知
又訴之朝泊付有司乃扳引前令事為言其人
既伏辜君之治行益白久之謠誦雜然如十德
詩能官賦十可喜歌頌銀木鏤石幾不勝數流
聞四遠境內多立生祠惟靈耀成志二寺至以
神事之成致禱焉師憲具績效奏聞有旨侯任
滿赴都堂審察淳熙初元既造朝幹办行在諸
軍審計司俄改差權癸遣均州制詞有去風力
敏彊有聲劇邑是時 孝宗皇帝垂意民事由

治縣而擢為郡者不過數人如丞相葉公衡自於潛守毗陵卒至大用均有管內安撫之權人謂君自出升矣四年陞辭奏事稱上意且屬以有機密事奏未而臺評以資淺論罷五年差知吳國軍前論者又以為言改通判筠州遭所生母安人方氏憂服除通判衡州既授代而報罷紹熙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年通判廣州歲年適梅州闕守諸司奏辟未幾而屬疾慶元三年十月丙子歿于郡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官止朝散郎嗚呼命矣夫娶伍氏封安人子男五

人度虞庠序廉度將以君遺澤補官孫男六人奇之湘之衡之環之次俱未名先一年奇之卒孫女三人尚幼君之入廣從行者多困於瘴疔第四子序卒於梅君念之切閱月而君止安人來自富家善事其姑君既受命悉以祖產歸諸兄而又不事生產安人改若食淡閭助為多人無間言奉祭祀未嘗不躬親持庶子不翅如已出初封孺人後得今封率諸孤扶君之喪遠歸悲苦勞勩人所唯堪歸而治葬尋亦感疾五年三月乙巳不起始公卜壽藏於鄞縣清道鄉郡

家橋祖塋之側既以四年十一月丙申大葬又以五月壬寅祔安人于君之墓嗚呼天之禍張氏何其酷邪先是君之諸子為君求銘以君既葬而遲之弔安人之喪又哭踊以請余於君有連又以齊年相好尚何辭惟張氏自仲以孝友稱衣冠代不乏人永嘉南渡始居于吳五年之亂避地東耒有官于四明者因家焉君之曾大父倫累贈宣奉大夫大父寅贈朝散大夫父邦彥政和二年繇太孳上舍擢進士第官左朝散即贈朝議大夫自叔祖宏奉徑明行修為吏部

即遂為鄉之望族君諱祖順和卿其字也生七歲而孤當紹興十四年以朝議致仕恩補將仕郎性資明悟執喪如成人長從鄉先生僉判沈公銖游沈公愛之至育於家曉暢世務以氣義自許庶幾大其家者居官所至可紀万載有盜竊癸躬動部伍禽得之念其窮無所衣食而致此以為案問自首盜得不死衡陽歲飢道殣祖望君遽發廩賑給而後報監司不罪其專而以才具優長荐之提刑姚公恪轉運張公演提奉陳公傳良謂君敏彊精勤廉平簡素不詭隨而

失守不強梗以侵摧嘗稽其簿書條目雖多撮
為一編上收下支日總其最簡當精密無所容
姦委之決獄酌情參法隨手剖析人稱平亂相
率列其狀於上今諫議張公奎為廣師以歲有
登歎欲廣儲蓄以備緩急為徑略司椿備倉創
立未久專以委君為之條尽綱紀辦事既速了
無遺策張公亟稱之梅在万山間官舍民居率
以茅竹為屋公慮火災更以木瓦自駟舍庫廩
兩獄先以公帑為之民亦樂從郡計匱竭為之
經理而用稍足又能葺學校為養士計訂贛接

境歲晚輒百十為群名曰負販實為剽掠松源
石下為二州淵藪淳熙間有嘯聚者自是幾無
寧歲君下車即用庖游魚鱗比伍之法行之君
盜為之屏跡郡治之後第葺彌望君令民築室
兩傍者復其身遂為通途舊以土客戶社丁供
州家之役各有科調為罷去之皆起來暮之嘆
惜其見於用者止此也與人樂易持論平恕而
勇於立事不顧彊禦毅然不可回奪居官廉約
為令時鬻產以繼祿又好周人之急力竭而無
倦色嫉吏姦如仇洞見肺腑人不能欺衡陽之

効良以此也平居念當世利害擬為奏草以待
施用久遂成編名愚見錄藏書教子尤所留意
朝議有經解雜著數十卷大書編次實藏甚飭
對之輒泣下嗚呼古人以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猶可以行志為邑宰而得名於史傳者衆如君
尤游之政可以不朽故余表而出之家有治縣
捷徑等書皆公見於已試者後來尚得以考其
規撫云銘曰

張氏著姓孝友惟仲漢良晉華支派尤衆永嘉
南渡始為吳人或官于明遂大於鄞君起孤藐

以才自奮所至可紀芒刃不頓尤游之政絕後
光前治聲燁然徹于帝前謂自茲升欲起輒仆
晚戡于梅遂罹變故抱負有餘齎志而止哀
貧助又不勝喪邑人尸祝足以不朽銘以表之
尚啓厥後

黃仲友墓誌銘

余從兄編修娶黃氏諸暨名族也嫂氏兄子定
之又為編修壻定之佳子弟聞其父推官之賢
恨未識也一日以書來訴推官亡於上饒之官
舍婦葬而求銘為據所錄行實而銘之君諱宗

諒字仲友世居洪之雙井与豫章先生俱本於
婺州之黃五季有避乱而居剡者又迁諸暨遂
為縣人七世而上失其譜矣曾祖舜卿贈正議
大夫祖彥朝議大夫贈大中大夫父克寬朝散
大夫贈大中大夫君幼而孤刻意問學予卷不釋
紹興初建太季以弱冠上優選月書季攷屢占
前列馳声二十餘年秦申王當國之久士子習
為被言漢唐非七制三宗不道時文中不復及
吳止治乱事至不識資治通鑑為何書二十六
年歲在丙子 高宗更化之初公道大門申挾

書之禁防閑甚密秋賦多趨起其行君以素業
賈勇而前登名荐書脩葺歎服時命不偶淳熙
五年始以侍恩補將仕郎明年中銓授處州遂
昌尉年近六旬而劳苦不憚警捕之職甚奉境
接建安俗獷悍小歉則盜竊公行里正嘗以嘯
聚聞君亟率所部操兵往逐之凶徒相顧駭曰
黃佛出矣忍犯之邪相与遁去一境晏然十年
任滿調台州司法參軍到官適歲夫侵義倉出
納惟謹尋授信州軍事推官慶元二年始入幕
因正季君翔為守布衣交也郡事多以委君幾

於畫諾君老而益壯剖折滯訟案牘山積推究
無遺據法予奪不容一毫之私二年間類為四
冊近五百事四年之夏忽苦脾濕雖多在告竭
力公務不見愠容痼疾復作遂求致其事轉丞
事郎方將做裝東歸放意林壑以樂餘年未幾
疾革竟以十月戊寅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
娶趙氏融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潤國公
士箴之女聯姻天族担鬼親法當補官君獨不
就識者高之子四人与之先六年卒次即定之
登仕即次一之尚之皆業儒女二人長蚤亡次

許嫁姚銓參政令憲之諸孫也孫男三季雅季
文季野孫女四諸孤將以五年季秋十日葬君
于縣之孝義鄉魯墓之原合趙氏之墓君資彊
毅而与人謙和及見前輩源流有自他無嗜好
惟教子甚力交游至多未嘗失色遂昌邑庠草
韜二丁祭畧亦不能備君悉力整办為之一新
課試士子翕然悅服尚書王公佐方尹京邑貽
書相賀有闢黉舍以延生負為斯文宗主之語
在丹立時直閣田公謂以倉使按郡一見喟曰
老先生尚爾淹恤乃令吾徒冒乘傳之寄自顧

歎然即以率削耒詞曰李高前輩政有典刑允
謂老成尚堪繁劇人以為知言禮部尚書尤公
羨時居西掖以詩寄君有云金馬玉堂慙我輩
青衫白髮念君遲三數公皆上庠故人故知君
尤深推此可見君之為人垂絕不乱命諸子無
他言惟以進業保家勉之自号隱退老人有文
集二十卷藏於家銘曰
吁嗟黃君馳騁文囿少蜚雋聲不為不售晚服
官政感歎耆舊踰七迨五八不為不壽日月逝矣
用不及究善積慶餘尚啓厥後

趙深父墓誌銘

長兄績溪尉蚤世三子五女以次婚嫁立嫂最
愛季女聞小溪寓居趙氏家法媒妁之言曰武
德夫婦偕老杜門約居教子甚嚴諸子聯中科
第多有賢稱其第三子師信既以淳熙二年賜
進士出身得尉台之臨海矣請婚審於鄉評曰
然遂以兄之子妻之後以迄制改師潯字深父
既壻于我与之游處被服儒雅略無膏粱之習
慶元二年君既悼亡謀葬於通遠鄉白石里石
營保之原而後之官甫四年而君止矣哀哉母

安人馮氏尚無恙一女一子哭声不忍聞石營
去所居才里許將奉深父之喪合烏求銘於余
忍銘君乎哉君實為 藝祖皇帝系孫贈保康
軍節度使高密郡公令僕君之曾祖也贈武義
大夫子益祖也主管台州崇道觀伯延武德也
武德生長承平南渡流落居四明之鄞縣大抵
居官廉儉謹蓄俸餘以為待次計與鄰里不以
財交故內外肅然深父生而奇厖長服義方自
力於孝登第五年而後授室彊敏自喜始調官
或賀之曰臨海尉多以捕盜改秩者君以為非

吾志也在官果兩得強盜一獲私鹽甚夥皆應
受賞照驗明備終不自言又達於吏事以此受
知於諸公邑民自徑而有傷又以移尸與訟令
受私謁諭君毋生事君正色曰事干人命今日
正欲得實且長揖而起終直其事人皆稱平今
慙且不樂特以職事相窘君弗恤也有十將雄
狡無賴前改莫敢誰何偶有犯當治輒肆言曰
尉欲治我不為改官邪君實之理窮詰宿過卒
逐之餘皆聳服尋為衢州西安丞工部尚書謝
公源明時為守趨召轉運使潘公景珪問曰郡

中有賢丞乎謝公以二人對而以君為優備言
廉勤曉暢民事之詳潘公曰得之矣俄烈上謂
才術優長可以作邑兩易知嚴州桐廬縣最号
難治君為之談笑而加才譽益顯任滿授紹興
府錄事參軍丁武德憂不赴服除會有旨侍從
臺諫各奉宗子二人余在西掖荐君之兄師津
今知樞密院謝公深甫台人也極知君恨奉負
已足未有以及之方為御史中丞而吏部尚書
刘公德秀為監察御史門人於憲長謝公亟稱
君之賢刘公慨然荐之其詞曰奧李有源素履

無玷雖歷官未久而声問益彰併及辭盜嘗事
為遠到之識乞以備朝廷選擢初不識面真公
奉也天族蕃衍人才衆多昆仲屏居山間憂患
之餘名徹天听照移狎至幾於羔鴈成羣者鄉
人榮之本無意於午進僅以共俱得添差幕官
君授建康府節度推官留守尚書張公杓多以
滯訟屬君處之當人情合法意衆議有未定者
独招入郡齋議之或至夜分而後退大資趙公
彥逾素知其才見其畫公贊畫受輸决事無不
曲當首授京削參政又為之延譽諸司交荐樞

考而歸既調嚴州節度掌書記為部胥所賣
再往都下久之得疾逆旅遂以五年四月戊寅
卒哀哉若人之不淑也始既辭盜賞而不用蹉
跎至此知己方當路可以神矣而止於儒林即
素壯強飯年五十有二何疾遽困之邪子希偁
希偁女未行君性質直忍貧自立職務之外進
孝不倦垂意經史同寮寮和往：傾其座人心
計精密治公事如家事言不妄發持論甚正孝
友勤謹自奉澹薄不務華飾思有以自見於世
遂吞志而已矣方鼓盆時手記費用之目甚悉

其子請曰何用爾君忽曰我且死汝輩從此為
之茲聞訃音變起倉猝昆仲方議經紀之希偁
寺出舊所編按以從事適奢儉之中噫豈有知
邪葬以六月八日銘曰
父子之貧聞于鄉閭兄弟之美徹于帝都君才
甚優知已當塗謂進未艾而止斯乎兄子既殂
又銘其夫尚惟諸孤承慶之餘

安光遠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余方懷東嘉之役於家頗聞安君
光遠詩声一日褰長莪臨門例展迎之貌甚偉

文甚工与之語儼々可听而忘倦也又云年過
余於外府求跋其大父詩卷比余投閒里居故
人罕不見者独光遠未能相过已而聞其病遂
不起實慶元四年七月丙辰也六年諸孤將以
四月丁酉葬君于鄞縣之通遠鄉建隩南山其
次子踵門以銘為請手編先集列載行實粲然
可現余既哀光遠之不遇愛其子之克家遂屬
筆焉惟安氏系出唐忠義傳金藏五代後唐中
書門下平章事金全之後 國朝勲籍節度留
後守忠即君之九世祖司徒忠果雄勇功臣習

七世祖也曾祖希文崇信軍節度使祖寓武德
大夫真定中山府路廉訪使者父時從義郎三
世皆娶趙氏家開封祥符縣建炎辟地著籍于
明今為慶元府居小溪鎮四十年矣君禱招祖
娶軒氏毫社左承議郎中美之孫子男四勝非
辟彊去葦棄疾女二長婦馮季參次未行孫男
一女三君世為名將至廉訪始以文采受知
祐陵与樞密宇文公虛中雍師蔡公靖游尤与
室孝刘公子羽厚善刘公状具行自謂急難之
義夫屬莫加也從義仕不顯而家孝尤懿見於

張公德得初之帖正字王公衛之銘兄弟終鮮
承父祖之傳幼敏悟力孝抗志高迺從義指物
命題脫手成句見類書輒屏去曰此豫以不能
待人者性端靜衣或數歲一澣循書已熟若手
未觸者牽動不苟絕無子弟過從義年踰四十
得君篤愛之擇師以教日益秀萃父子短檠視
對至十餘載自為知己出入不能相捨既冠同
客都下從義得疾委頓君憂惴願以身代旋即
東歸竟至捐館執喪哀毀悲感行路母素嚴重
家政至是益肅君亦敬事盡其歡心及疾革醫

禮未效至封股以進家人竊窺而後知之喪葬
俱備哀禮自以世衰衣冠未有以文發身者偏
其室曰現行朝莫激昂期紹先志蹉跎至五十
始慨歎曰科奉之不效命也遂一意於義理性
命之孝舍後築圃中闢一徑自號通村老子好
為古文尤工於詩平澹敷腴不為艰深之詞每
曰工夫到處却無奇特有文集二十卷名通村
遺藁丞相壽春魏公退處碧谿山中之客惟雪
窓張武子與君從容觴詠如裴迪之在輞川也
郟黃中王德新夔峽正薛清卿湯孫時諸君皆

相与為文會酬倡之友致仕應君良弼一鄉推
為長者老而益高君尤与之厚嘗銘其墓人以
君為應之亞匹云与物無競不見喜愠之色每
成子弟勿与人辨是非待其自釋又曰橫逆之
未如在荆棘中徐行緩解而已礼法自將不織
公府以誠待人久而相孚内外無間言喜事愛
客以至趣備酒肴擲蔬買魚陶然徑醉氣同志
合或館致象四室無長物惟好古不棄先世遺
書殘編斷簡皆手自整比書尺往未有可觀者
亦漢藏之筆札素工稱其文骀駘高簡莫窺其

際客去則取所聞見者劇談示訓諸子不待出
門而家博充然有得也自卜葬地無復世間意
參闕内典旁接諸禪趺坐至深夜不動年才五
十有七而疾病垂絕猶大書偈語詞意超詣亦
足以知君所存矣銘曰

窮志樂困而享奚其為政不言而行維卒不施
以昌其詩江山為助筆乃縱橫優游田里以得
此生彼其憂於心而毀於後雖曰得志未知与
此孰重而孰輕安氏之積厚矣非以其身後其
有與者乎

朝奉大夫李公墓誌銘

太師史文惠公兩登相位其將論以求貧用吉士為先蓋其天資寬宥務為忠厚家傳孝謹以此教子以此擇壻玉局李公剛定其一也公諱友直字叔益世家紹興府之餘姚太師為尉與公之父游見公所為文竒之又喜其端粹遂締姻焉公角冠入上庠太師昂貴公退然未嘗自言同舍有不知其為丞相壻者其恬於勢利自為諸生時已如矣太師尤器重之既登科而太師再相孝宗垂意人物一日問太師子壻孰

賢以公對即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剛定官時淳熙五年二月也有以資淺為言者雖寢前命至七年再除始就職朝論翕然以為貞吉士可謂冰清玉潤矣公曾祖尚邕州太平寨主簿祖統從事即系贈奉直大夫父梓承務即累贈朝請大夫妣茅氏贈宜人公幼警悟蚤已能綴文父祖可愛之稍長益自刻厉主簿孝行為里人所宗以貢入京師晚才得一官延師儒訓子孫曾四人踵入太孛公最以詞賦得名屢占上游首名荐書後以恩免奉將再上禮部俄遭外艰

乾道初試上舍中優等又丁茅夫人憂淳熙改元該免省者五人公獨不就遂登二年進士第授迪功郎明州慈谿縣主簿易太平之蕪湖未上而有勅局之擢才半載以修進條法事類特改承奉郎輪對便殿進止詳雅敷奏明白歷陳救荒漕運附試三事孝宗嘉納悉以付中書或諷公謁廟堂施行之公曰吾知盡愚忠爾後議者立附誠之額卒如公言同列序遷方擬以容臺博士處公言者又以為驟得旨外補丞相王魯公諭使求倅謂抗則不失故步明則可以

便鄉公止丐祠魯公深歎其遠識也九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一年通判婺州既至郡參正李公彥穎中丞蔣公繼周為守皆知公賢厚每事咨焉公外寬內明政務大体而略苛細拘若不能言而從容裁決無不均當謙和樂易事止官以禮雖不為異亦不肯希意苟合惟是之從不可于以私潦屬吏民敬而信之不忍欺也既歸宦情愈薄去國且十年未嘗以一字自媒於諸公居歲餘復求郡丞遂倅湖州劇郡數易守公問行郡事輒稱治吏引例卷以攝承當增奉

叱去之一金不取也提刑陳公、亮提舉黃公
通將列荐于朝公力辭之趙公不迹來守疆
敏明察官吏嚴憚且謂公必不合公不改其度
守為之降色辭公亦以吏師事之始終賓敬不
可得而親疏時人兩賢之後守至未煥席劾去
外臺怒未釋偵邏日至符移旁午先是郡有舊
胥為守家吏与之俱來已而頗肆籍其家得守
与其壻數書戒官將發之公曰何忍發私書以
隣人於險乎亟焚之止械其人以前使者聞之
弗罪也後窮詰之守果無与事遂白徵公幾殆

矣秋賦多鼓譟之患公為監試前期以訪鄉老
具得其情為之區畫無敢譁者考官以去取求
決於公辭不可以詞賦定取四人時与計偕者
十一人独此四人擢上第人深服煥鑿裁之精也
尚書握文簡公大昌舊為司業素知公嘗曰公
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貞淵乎似道者哉侍郎莫
公叔光代公為剛定即嘗貽書曰公如美玉固
未嘗掩瑕而純粹之至無瑕可指此乎昔之所
敬慕未易及也其為名勝所重如此慶元改元
制曾兩任通判者方許弭州曾經擢用者方許

除職事官交親趣之起勉至脩門謂公必留而
一造相府即以小壘自詭丞相余公謂何取之
廉邪許知臨江軍命未下已謁告歸矣五年夏
以疾求閑甚力今左丞相京公意謂憚遠委曲
勉諭既不可回又為之易廣德且諭公曰地近
事簡可以卧治毋惜一行也時廣德守已得祠
需公之至公謂求閑居而得便郡辭遠次而就
見祿君相之恩誠厚非本志也復申前請改成
都府玉局現後兩月疾益侵求致其事竟以其
年八月乙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六積官至

朝奉大夫賜緋衣銀魚史宜人有賢操先二年
卒蓋宜人朝祥而公以莫捐館舍人尤哀之子
四人曰廢曰康迪功即婺州浦江縣主簿曰庸
曰庠以公遺澤補官廢庸皆蚤世四女長適迪
功即臨安府新城縣尉趙師因而卒次適修職
郎監紹興府和旨酒庫史實之實之也矣餘在
室孫男三人該將仕郎謚禔女一人諸孤將以
六年九月辛酉葬公于縣之蘭風鄉新潮刘公
隩之原合於宜人之兆嗚呼公金玉人也簡淡
無嗜好經季遽於二礼屬文長於駢四儷六間

為人草箋奏談笑成篇初若未始經意詞旨明
切號為得體他有碑志銘贊等出輒為人取去
無畝藁公既沒僅裒二百餘篇藏于家詞氣雄
渾似其為人字畫道美鄉有右刻必求為凡公
所長不以自銜也性至孝祿不及親終身以為
恨故於族黨恩意有加訓子若弟示以趣向使
自知勸誘掖後進絕口不言人過杜門却掃或
十餘年不至城邑令佐歆其賢多就見之清修
謙謹無賢不肖一接以禮犯者不校不見喜愠
之色故哭公之喪者無不盡哀里閭蓋稱亦咨

嗟痛惜謂無復見若人矣康少而幹蠱即委以
家事俾毋闕我築堂曰竹隱一丘一壑不啻自
足多焚香默坐得喪榮辱不以介懷疏財喻義
不事生產而趨人之急成人之美恐力不及既
無德色或莫之知也先卒一月忽告二子曰吾
以進士起家仕至二千石將以善終無可憾者
遽屏醫藥至屬壙無一語亂膚色溫潤竟日無
小異家人幾不忍斂顧非寡欲積善之效邪某
父子出入太師之門識公甚久既又同朝婦王
氏之姪歸康與某之次子實為僚壻稔知公平

日大槩故康未求銘康謹愿克孝濡染有自來
嘗薦漕臺進李不已是能也其家者銘曰
溫良恭儉先聖規撫門人從事有無實虛猗歎
李公渾金璞玉終始如一慊不自足施於有政
如古循良進補於朝退淑于鄉云胡不弔喪此
吉士慶必有餘昌南耒裔

知復州張公墓誌銘

孝宗龍潛妙選察察端明張忠簡公与太師史
文惠公實為贊諫直講內禪之際二公翊贊為
多文惠既相忠簡為工部尚書告老而歸 上

意恨用之不盡思數優渥視簽書樞密院君臣
相遇可謂盛矣公諱仲粹字才卿忠簡次子也
世為溫之永嘉人曾祖鎮祖忱贈中奉大夫忠
簡諱闡母盧氏累贈魏国夫人公資彊數少承
義方力孝博記年十四入上庠時中與季校更
新在選多名士已能与之相下上月書季攷率
在前列又兩預薦書紹興三十一年以明堂恩
補將仕郎非公志也明年授右迪功郎監潭州
南嶽廟隆興二年丁忠簡憂乾道五年差監行
在豐儲倉九年史公以使相帥福州過關力薦

其才 孝宗念舊季之子即日召對閏月改宣
義郎三月除大理寺主簿淳熙元年遷太府寺
丞四年乞外補知通州七月陞辭因論常平利
病敷奏詳明 上為之嘉歎問闕在何時以實
對即許改除且諭公曰他日莅職毋忘所陳遂
改荆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六年持節入境
体始遺丁寧之意疚心區畫利吳害除因劾察
吏之慢令者忤同事竟尋遭論罢公之仕進自
此齟齬矣十年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观後
知江州再知通州俱不赴凡三授祠禄至慶元

改元始為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官秩滿知復
州四年赴郡古號竟陵廢置靡定旁枕襄沔地
卑水匯間三四歲僅一熟富商歲首以鹺茗貸
民秋取民米大編捆載而去公至首訪民瘼嘆
曰種未入上民已無所告糴可無以處此乎騰
書師漕借所儲粟禁止商販又廣為文糴之計
倉廩充實邦人賴之野曠多盜重為民害公分
置鄉兵部分嚴整犯者痛懲以法盜為引去期
年公感未疾視事不少懈未幾寢革遂以五年
十月辛酉卒享年七十有一積官至朝請大夫

娶周氏朝議大夫奉先之曾孫視永嘉先生行
已為大父行少公一歲先一年二月甲午卒封
宜人男三人燭通仕郎既冠而止次烜燠俱以
公任補將仕郎女三人孫一人埴當授公遺澤
孫女二人公蚤歷艰苦忠簡晚既貴家事賴公
經理性介特不好華飾圖史之外他無長物通
徑餘暇諸子漢晉唐諸史鈎竒撮要手自抄錄
所為詩文盈帙簡古邃深今藏于家既登仕版
又再薦于外臺四二禮部竟不偶中間困於煩
言才不得試 孝宗簡記擢守九江亦不果出

卜築謝池陶然自樂終不見戚之色家傳有
自來矣宜人幼穎悟嫁時公家尚窶相与刻苦
以奉忠簡闔門無間言若相其夫者也二子將
以六年十月甲申奉公及宜人之喪合葬于縣
之吹臺鄉西山法濟院之右求銘於公家
為有連歲在癸未与公之弟尚書公春卿為同
年進士獲拜忠簡下風迨官勅局公之季弟延
卿為察公方丞外府居又北鄰客授公鄉後又
假守昆仲偶皆家居春卿同列從班公入議幕
交情事契日益加厚公之在復春卿以華文閣

季士守鎮江延鄉為濠州伯兄之子晦之為泰
州一門四郡守請孫秀發人皆嘆忠簡君子之
澤夫何公與春卿繼卒于郡遠不能致未芻而
駭悼實深故不得辭而為之銘、曰
忠簡深醇求之古人位當台輔望壓薦紳君承
義方蚤入太季嘗顯于朝卒困流落復政未報
而乃忽焉哀、介弟相隨九原君子之澤其流
未已我維銘之以詔孫子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朝請大夫史君墓誌銘

四明衣冠之族紹興以來莫盛於史氏自八行
先生以統德與季積善餘慶是生樞密公吾鄉
之登政地者實自公始樞密兄之子是為太師
會稽郡王文惠公位極人臣而史氏益大故君
之高曾皆重疊追贈者四十年不惟賞延繁衍
而決取世科者累奉不乏人其與又未艾也盛

執君樞密之子也。諱浚，字克翁。世為明州鄞人。今為慶元府曾祖簡祖詔俱贈太師冀國公。曾祖妣葉氏，祖妣徐氏，皆冀國夫人。樞密諱才，嘗任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官左朝奉郎。致仕，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孫氏，封齊安郡夫人。累贈太寧郡夫人。樞密以紹興二十四年歸休三十年，致其事。奏君將仕郎。是年十月，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以便養。三十二年，丁樞密憂服除引。孝宗登極，恩循修職郎，再奉祠。乾道六年，調福州古田縣尉。九年，文惠公帥閩，以

避親不赴。宗憲靖王知明州，辟為定海制置使司，準備差遣。淳熙四年，秩滿，閔陞從政郎，用奉主。改宣教郎，知紹興府新昌縣。十三年，差推通判婺州。十六年，光宗覃恩，轉朝散郎。紹興五十年，今上覃恩，轉朝散大夫。餘以年勞積官。至朝，請大夫。嘉泰元年，引年致仕。三年九月，旦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五。嗚呼！君年三十而得官，歸自婺女，才六十有三，已無復宦情。其見於施設者，止新昌婺女兩任，而所至聲績可紀。其奉親立身，處家居鄉，又皆以古人前輩自期。是亦為

政豈虛語哉。樞密之歸，君已壯矣。謂君曰：吾之進退固自無歉，第郊恩不能及汝耳。公拱而對曰：大人方欲全晚節，豈當以公為念？樞密喜曰：吾姑試之，而氣貌泰然。是以成吾志矣。叅政李莊簡公守永嘉，樞密為簽幕，待遇極厚。君方就傳，附李郡齋，每旦必來書，以俟戶外。寒暑如一。李公竒愛之，樞密赴餘杭，君侍大寧，次長安，埭時有數百艘相持，旬餘，公猶總角，為之登岸，處分使，往來之舟以叙而行。已舟，獨殿，不日遂通。樞密被召，將行，吏有以白金遺僕夫者，公侍側。

奮然曰：是將汙我當發之。樞密喜曰：吾兒可謂清白吏子孫矣。性篤孝，大寧既下世，樞密年益高，父子相与為命，娛侍左右，藥非親嘗，不進。未食，不食，敢執喪盡禮。既葬，結庐其旁，捨城居而家焉。致敬家廟，旦日集家人拜謁，風雨不渝。蔬菓之屬，未薦者弗敢嘗。祭祀備極，誠潔滌濯，烹飪必躬，必親將奉祀，則衣深衣，以寢。諱日先期齋素，哀慕涕洟，如始喪。生朝不為宴樂，在官吏民無知者，同氣惟一女兄，適周氏，事之甚篤。見其卜居以金谿別墅，遺之制幕，例得僦。直君曰：

吾有先人之故序在僕從亦以鄉曲不當用悉
辭之魏王來鎮君以職事迎謁境上典客謂當
庭拜君曰此必非王旨揖而出王首以此見重
遂被論薦將校捕海寇幾百人吏欲逮治匿賊
事君曰彼出死力得盜以贖為賞亦不為過若
以屬吏是為賊報仇也誰復用命王為寬之皆
感激盡力海道亦清幕寮蔡君大成廉明有守
或汙蟻之將實于法君力办其非辜及出又厚
為之禮東錢湖積對膠輅王欲開治之有請于
朝故給錢穀及役醲賞且以屬君君引嫌以不

敏辭又白玉曰今為民與利所費非不多水軍
有舟楫畚重之屬儻優給軍士當必樂趨第戾
為紀律安令擾民足矣請列枕岸旁取葑積之
日久自成隄矣若屬之官吏必致煩擾民疲於
犇命吏急於言功止得目下瀰漫可觀根蔓不
除適滋後害爾已而皆如君言始至新昌待制
朱公熹時為提舉一見如舊即以滯訟委之天
台有王烏頭者中產之民以折戶交訟三紀矣
案牘山積君盡召其黨諭之曰至親終訟未有
不破家者我非不能處斷一有勝負汝當將復

訴河意忽疑察其感動遂與酒肴使交相悔謝
明日俱拜庭下曰今不復訟矣朱公深為器重
自是親戚有訟率以此處之或使之拜起揖遜
於前而去得罪於父母者輕重亦惟父母之聽
曰吾盡法則傷恩矣由是無不感厉自新蓋平
時鄉隣有矣孝弟之義者必諭之以禮曉之以
法不悛者或媿辱之感悟則與以酒食之資使
其奉父兄之歡乃已具有暴戾恣睢狠于聞冒
于貨者亦海之禱：俾歸于善故見於政者專
以風化為本也君於催科不擾而集嘗曰寬之

於粒米狼戾之時而迫之於半菽不給之際是
罔民也乃為之曉諭謂及今不即輸納將來不
免追催諒勤周悉無慮數百言諫之者雖頑鈍
之夫亦知感悟租賦不待促而办部使者至以
移示旁邑至今邑人猶傳誦之邑在山間異時
趣辦役夫以稱過使客近鄉之民一月或至數
四君令鄉各置籍據籍點差出厯為信自輦輸
官物之外一無所役三年間戶不過再及之遠
者或終不及也大谿自天台而下溉田甚廣舊
有隄以障狂潦而善壞幾無寧歲君曰人力不

至爾出官錢屬耆老督民修築民競勸趨其他
陂埭徑繕者無不堅久御史銷鈔不以時君修
遇有點追擾及已輸之民者多矣君深慰勞其
人問其道里期會之費官為還之得吏金以償
官吏困於輸金其敝遂絕有士與民訟田君謂
士直而牒未其士復來謁君曰茲事已決彼當
無辭今見諭則成請求之私移丞佐決之後無
敢有私請者僧訟一民負錢至數百偪君疑之
問民妻安在曰近鬻於人矣即詰僧曰此人甚
窶何屢貸之汝必私其妻。鬻故訟爾僧訟又

有訴僧寺殺其子而屍止者君念笱蕨方盛必
必為盜被擒而竄爾責僧令尋訪而寬其期尋
獲之一訛而服豪民以稱貸獲利倍蓰償者無
所出則以錢百石獻於官公問錢安在曰散於
民間官取之易耳君曰以此餌我而欲自為計
也即受其獻而列名及數悉蠲之無不稱快或
殺人於野而未獲尉兩以他盜塞責君察其非
是皆縱使去既而真盜乃見猶徵服至其處覈
之身獄辭合縣計初無百金之儲而逋負以萬
計君考歲入之目窮蠹耗之原曰吏姦耳吾能

裕之先是歲用一吏司出鈔號場典羣吏表裏假貸為姦君使日一易之凡一日之入暮歸諸帑之而浸饒曰此理官錢法也規模既立上下寢以稱安再歲所用益衍重門頽圯衆以為請區畫自出一物不取之民有与官為市及就役者加与之庸直有獻木者君曰官自是用此汝先壟中物或与族黨不平將假手於我耶卻之先嘗籍諸鄉之盜日飼之而拘焉民間無復犬吠之警既數月相率而訴曰某等失業為此然朝莫惕恐未嘗得飽食安卧如今日也各已知

悔且望少寬許其日就傭役夜必歸宿及是皆批役於官元夕落成棟宇華煥鄉民不知有役咸聚觀以為神縣庠久敝欲新之而前迫於民業一徑幾不容車馬君謀闢地或曰其家富饒未易得也君召与議即以為獻厚償其直於是面勢軒豁新殿廡列祭戟現者喏曰吾邑文風其昌乎其後名薦書取儒科者相踵元日為叙拜礼衣冠畢集為陳尊俎設介僕叙長少獻酬雍史無敢諱者且曰鄉飲之礼普固嘗行之未有濟、如此者老至穉皆相与現礼焉君資明而

健決兩詞至前情偽立見書判數百千言反覆
切當每曰久訟廢業實官司不決之過惟詳盡
不可轉移則安居矣故一經予決雖宿姦巨猾
無復異辭及君將去念一任所決滯訟幸無翻
訴吾去之後猾吏或為姦利則貧弱必受其害
乃許請斷由以備於是請者日至一一給之或
感泣者曰令君為我長慮及此負父母也咸請
立生祠君力止之既去民知其不可留扶老携
幼前期出境數十百里俟於水濱泣且拜曰不
復有此知縣矣婺遭大水溪南之民登屋緣求

以避者數千計守倅乘牌君首募善舟者救之
令曰活一人者給錢五千竭貳所之蓄繼以私
帑到者分處官舍既飲食之又列炬通夕以男
女混處恐其淆雜也人尤伏其惠深盜入民舍
覓而遁隱于素間主人訪求投以石幾中主盜
舂以矛盜墜而殞吏以盜從手受矛當主人以
殺人之罪君詰之曰石非仗乎雖所非持然中
則主人死矣閣中偶傷於刃以為登時勿論可
也守不能決交讞以上棘寺卒從君議有毆傷
保辜限日未滿而殞者吏坐歐者以重辟君已

知傷者能邀于市飲啗自若偶以宿疾發而斃
再訊如所聞吏民驚伏蓋於獄事尤由意深思
以得其情平反如此等者非一也婦人有欲棄
其夫者誣舅以私舅不承而死於獄吏白無所
考證守將從婦君曰使其有之亂倫之罪固不
為輕使其無之厚誣其舅亦當反坐舅由以此以
死婦可已乎聞之憲臺遂坐婦罪里婦獨處惡
少譖之不從夜詆稱夫婦痛無以自明泣告
其夫而縊君聞而為葬之表曰義婦家罪其為
詐者君之蒞政多此類嘗禱雨於龍潭冒險親

至其處肅然若有所感雲出湫中得神物以婦
陰雲隱々及郡而霽然作色時允禱皆應如此
豈人力哉守既行而新刺之兵百餘人未知所
歸君使盡集于庭探筭分管隨即帖定三易郡
將懽盡禮敬事有利害必力爭事已和好如初
君在州縣一時監司帥守多名公相知甚深然
不為苟求終無有以姓名薦達者恬於仕進改
秩之初文惠公在徑筵欲以請於孝宗而君辭
焉曰未更吏事且欲字民以行志耳晚年閑居
歲久祠祿亦不復就廟堂聞其廉退亟稱之以

屬躁競者山居蕭然基酒自適不以一事至公
庭鄉之太守或欲見而不可得居官以廉節自
后俸給之外凡有例者皆不取用度一切取贍
於家歲計僅給均為十二每月一出之效東坡
段作三十塊之說不治產業凡貨利之事未嘗
為也好仁樂施聞親戚之貧乏者必濟之喪不
能奉女不能嫁多為成就為梁以濟涉解衣以
蔽寒塗潦者予以笠屨年凶則為粥以飼餓者
疾疫之家既遺以藥至量其所食昏莫潛送其
家不使知也親見義役之便民及婦見鄉鄰有

以爭役破家者君謂受役之害小爭役之害大
勸率為之為清於邑大夫力主其說今賴其利
焉近山有虎樵牧失業者幾月募獵者許以厚
賞獵其入山虎亦遁去晚益嚴重端莊守禮語
不輕發居不雜交親朋有過面折之有一善則
獎借勸勉如自已出取司馬公家範書儀約為
冠婚喪祭之禮行於家子弟有墮容必正色以
臨之童穉笑語亦不敢妄衣服器用不追逐時
好家人俱不敢為華靡之飾或見之則歎息世
態之薄也嘗在衆中服布衣鄉先生沈公銖笑

其激君曰某不知其為陋也澹然一室無他嗜好准取礼記檀弓孝記中庸大孝祭義祭統儒行表記等篇通鑑唐鑑朝夕從事尤篤於教子招延名士宗族子弟之願孝者皆預勉以修身之要不徒望其取青紫也長子中弟又二子入太孝未嘗以為喜蓋所期望者不止此夜課童幼語孟為之講大義每日洛誦之聲賢於絲竹遠矣莊談梵帙深究理趣病中區處家事秩々有條醫至嬉笑待之呼諸子曰我無所憾惟汝祖隱德實行太史記載甚略我死則汝輩不復

知矣口授數千言既革神現愈清自書一頌尤為曠遠又書二紙戒毋受賻贈大略言生無益於親故歿可擾之乎仍戒毋用緇流既畢盥手炷香奄然而逝其視死生真若旦晝耶君娶舒氏御史中丞亶之曾孫先君十四年卒贈宜人孝敬誠篤四德全備樞密方為國子監簿宜人未嫁而樞密超迁臺諫大寧喜曰此婦其昌吾家乎未歸登政地婦享上壽康寧宴街宜人未始一日不在側也大寧性厭事之至禮遂信愛之樞密久未有弄孫之樂宜人請君置妾君曰

設心如此何患不昌既而得子今茲蕃衍蓋不
妬忌之効也新昌相傳有白虎神為崇吏言請
避正堂君弗顧宜人亦曰何物小鬼敢據公宇
乎不為動而亦帖然族妹為邑士之室始至遺
饋之及歸則与之酌別中間不時求見則謝之
果有私請也在官未嘗問相外事俸入亦不舉
知其目君之清德所助為多凡君所為極意奉
承君待之如賓言必稱名有出入宜人必攝衣
揖之子婦侍側雍雍如也待婢使未嘗譴怒嘗
言不出諸口衣必澣濯不事珠翠倚傍之飾年

才五十有七卒於婺之官舍葬于陽堂鄉包家
山之原子男五人彌遜迪功即紹興府蕭山縣
主簿彌迥迪功即新台州臨海縣主簿彌遵先
卒彌進將仕郎彌逮太孀生女二人早夭孫男
十三人麟之中之介之奉之希之暈之阜之常
之準之昇之登之罽之彛之女九人在室諸孤
將以十二月壬寅奉君之喪合于宜人之墓來
求銘公託契非一日君之清介實所難及諸孤
錄君行實甚詳且其施於政者皆可為後法又
自言其母之賢尤痛其早沒懼無以顯於世願

併書之故為具載而系以銘用慰孝子之思云
銘曰
史氏之賢德惟迓種衣冠之盛輔相我宋君生
而秀弱不好弄父兄濡染以義折衷比宰百里
始見於用廉白照人輕徭清訟人皆望君夷庚
飛鞚僅乘貳車其退甚勇平生介然晚益嚴重
閨門自奉無所脩綜潭府不居婦侍立阼家廟
時享極其欽奉動循禮度周旋勉中閨門化之
無敢奢縱屏絕声乐喜聆洛誦謝去機事志甘
抱甕力行所知不牽於衆誰毀誰譽終不為動

老成云亡鄉黨所痛君則了達如幻如夢我方
卧痛向風一慟詩以颺之後人其諷

太孺人蔣氏墓誌銘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誓而弗許共伯舟之詩所為作也女不事二夫
古之道也共姜獨見於詩則知是時必有不能
守者而况後世然共姜亦惟知守義不聞他美
若從媵太孺人蔣氏真有共姜之節而婦道壺
彛則又過之其可以無紀乎蔣氏世著籍于明
之鄞今曰慶元府曾祖諱侃隱德不仕鄉里稱

長者祖諱浚明贈金紫光祿大夫父諱珣朝請
大夫贈宣奉大夫妣宜人周氏贈碩人方孺人
兒時有善相者謂他日必領百口既歸于我實
伯父揚州諱璿之仲子也諱鏗字仲宏紹興十
五年伯父提奉福建市舶從兄以疾卒于官舍
兄資孝謹事親主於敬接物謙和遇臧獲亦未
嘗失色伯父官未達產薄累重或至乏食上不
以病二親下不以語妻孥經營彌縫以盡其歡
間輟口腹以與兒輩猶嘆曰人多不能報上但
知振下爾壯益進學屬文舊作止存一二手抄

書皆有楷法雖未鹽細事亦然在泉南嘗受詩
於柯先生宋英先生亟稱之伯父與恭人馮氏
尤所鍾愛器之甚哀孺人年纔二十有九一女
六歲居長四子幼者生始半月時二兄一弟皆
在仕塗所生母楊氏太安人真欲奪而嫁之舅
姑亦不能必其由也其伯父中奉璿諭之曰守
志固美行顧汝年尚少能自保乎泣謝曰相待
如賓誠所不忍抑不如是諸孤何以自存卒不
為動揚州擁麾持節歷十餘年所在隨侍雖舅
姑存撫備至見女子羣居間有人所難處者一

切安之而婦職愈謹歸自維揚恭人得疾就鑿
於京口一力奉藥餌非親嘗不進卧起必俱既
卒執喪盡禮歲在辛巳揚州以廩粟均付子舍
用稍裕矣即戒諸子曰父葬未安而當近汝曹
俱壯而當娶異時長穉猥衆何以待之吾性儉
約有素汝其毋徇侈習衣食之餘銖積而寸累
之後數年由奉化之長汀率從兄之柩改葬于
松林鄉報國山祖妣魏國夫人塋之右求姻家
蓮峯侍郎周公綰為之志諸子遂以次授室將
析居默禱于先曰未亡人願守故序也果得之

聽字不改餘皆一新視舊不敢加瀕湖仍存風
月閣之號謂家法子孫所當世守命某大書勤
儉二字扁于正堂揚州略用范文正公義莊規
約以贍宗族之不給者孺人思有有以增益之戒
諸子及從子節他費遇稔歲則儲其贏今有端
緒焉延慶寺有十六觀堂禮長懺僧未免乞食
揚州欲買田以贍之始捐百斛孺人復用四十
萬錢以酬先志且為揚州立祠得危眠李公伯
時所繪五十三善知識於故家置廣慧寺中有
以之告隨力周卹蓋義所當用者大率不吝至

其自奉則衣雜布素不事華飾纖粟不輕用也
諸子少小蒙訓夜坐則得然語昔者發孤琅棘
与夫處已治家事上撫下之道一燈明滅泊如
也每言今衣食登足不惟汝曹享其成我亦何
力之有僕知守而勿失爾故九年利稱貸等事
未嘗過而問惟計所入而蓄其出磨以歲月而
至此亦不復深記多寡坐總其凡諸子幹母之
盡無敢欺者子若孫今已九房孫曾說一時節
上壽斑衣滿前遂成大家和氣浹洽終孺人之
世百口無間言内外姻戚莫不歎仰以為古之

烈女無以過或謂節約已甚者至是皆心服焉
然終不以此自滿時以手加額曰非舅姑之賜
不及此故於諱日及家廟香火四時祭享必躬
親之孀居幾六十年執禮益恭吾母大寧郡太
夫人間一過之奉之如姑未始少失禮於上下
前數年嘗至奉川凡樓氏蔣氏松楸一一躬拜
之曰吾老矣恐不能再至也病中不喜服藥屢
處家事甚祥且謂家人曰汝既不能晉我吾亦
不復慮汝勿為哀毀能保家如今日足矣成喪
葬毋侈以高侍郎夫人為法嘉泰二年四月辛

已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六男子長曰淵承議郎
知婺州浦江縣賜緋魚袋仲曰源皆先亡叔曰
洪季曰深國季生女歸故承議郎太府寺主簿
周元卿孫十三人掎國季生桐國子進士棗梓
搯拏拱槐植根挽擲拏俱業儒桐梓拱槐植先
卒女九人兩浙轉運司進士趙嶽夫從政郎新
差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趙師固宣教郎建
康府溧水縣丞趙善潼國季上舍生宣繒高保
孫吳想之國子進士趙汝括皆壻也二未行曾
孫六人儀仗僖儲儒僕女六人俱在室明年將

奉孺人之喪以十二月丙午祔于從兄之墓淵
既陞朝贈父至宣教郎孺人先以高宗慶壽
恩被封孺人壽考康寧安享備福如相者之言
而子孫亦復多故淵最為可哀蓋其資稟有父
之謹承母之訓而又充以孝問文辭蔚然鄉評
甚休歷五任所至以賢稱職事無不辦受知於
名公而未嘗一與同寮相忤行已無毫髮之玷
此宗族之所痛而况母子乎然孺人之喪洪深
率婦孫哀禮俱至孺人為不亡矣銘曰
女教不與彤史無稱猗敬孺人婦道備成執節

守義固女子之高致處事善斷幾烈丈夫之所不能蓋孟光之潔顧婦之清軻親之嚴篤陶母之賢明殆將兼而有之何止乎繼拍舟之名邪

從妹樓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樓氏名公字親之曾祖常左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昇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父琚右朝散郎世為明之鄞人母安人陳氏朝散子女最衆及嫁娶者男五女六而家訓素嚴紹興二十三年知紹興之新昌縣夫人於是年十有八矣謹擇所歸石氏為

邑中衣冠名族有娶吾鄉金川馮氏者其子曰文朝散曰馮公吾外家而又知文之賢遂以婦之文字時亨生未睜而孤所生母太孺人某氏相身為命忍貧扶持備嘗艱棘人視之蔑如也得夫人而家寢以立夫人性資曉慧容止端莊幼閑禮度動有儀矩尤勤婦功且精其能既歸石氏仰奉其姑謹相夫子一以儉約職中饋事婦姑相安慈孝兩盡若親母子相處四十載怡愉如一日太孺人奉家務付之年未侵而身得優逸遂以上壽被慶典之封加賜冠帔以華晚

節時享有志古季結交多名士客至則酒肴不
待需而具或游他郡從師友一不以俗務嬰拂
之策名薦書賢嘗日間而夫人亦有內助之稱
烏時節丞嘗必躬必親嚴緊精專至晚不倦石
氏族黨最盛夫人承順上下皆有禮而恩意加
之遇有慶吊率先而往無不敬歎時身尉羅源
道遠單騎以行夫人与家人奉姑尤謹有疾則
調娛藥餌須臾不去左右既喪哀踊不勝棺槨
衣衾既已豫備送終纖悉奉出其手雖皆子婦
之職亦云唯矣時身相待如賓夫人性剛氣直

習聞論議以及死生之說往往領解慶元六年
年六十有四聰明如少壯髮無斑白又素少疾
病一旦以不利奄然如蛻既歛面如生兩手俱
結釋氏印信為善之報實六月乙未也親黨哭
之皆盡哀生四男子穉傑侗顓長先十二年卒
次為太孀生二女子長適里士黃日宣先八年
卒次在室二孫順孫與孫將以嘉泰二年某月
公日孀夫人于僊挂鄉石谿之原祔祖塋金紫
之兆次時身不堪悼亡之戚來求銘公諸父五
院猶記少時惟伯父洎先工部多鄉居兩家往

來最為親密夫人与余齊年而後一月相与幾
如同氣又念羣從兄弟及姊妹五十餘人存者
僅十數而夫人又也矣時身後雅与余以臭味
相好兩嘗過其家登飽山閣奉酒道舊故如昨
日至是不勝愴悼而為之銘云時身今為修職
郎新嚴州桐庐縣主簿銘曰
夫出名門孤立無朋夫人相之家道以成事姑
克終睦族以礼子且有稱遽悲陟屺窆而求銘
伉儷之情吾有感焉引筆涕零

績溪縣尉樓君墓誌銘

先光祿有十文夫子惟伯兄績溪尉生於紹興
二年仲兄嚴州生於四年至七年而某始生二
兄愛某厚期待尤遠研席相從有師友之義伯
兄年方三十有二而蚤世仲兄与某不堪手足
之痛祭之以文有云左琴右書一室環堵熒
夜燈共幾寒暑讀者悲之桑送之餘調護孤嫠
不一而足仲兄不勝先公之喪五十而終某益
孤露上奉慈母以及二嫂下領諸弟從子幸不
失雍熙之軌猶可樂也不幸丘嫂又亡矣哀哉
兄卒於隆興元年十月丙子以十二月庚申葬

于奉化縣長汀先祖家舍之側嫂卒於慶元六年七月辛巳嘉泰改元得吉卜於會孝鄉白石里徐嶼之原二年二月甲申諸孤遷兄之藏以三月丙午朔奉夫人之柩合焉先葬泣以請曰風淅不夫父之葬不及銘今喪吾母忍死竭力以襄大事惟潛德懿行叔父知之為詳請併登之石某亦為之泣念吾伯兄抱負不允不見於用不惟他人莫知諸弟生晚亦不及知也欲無為銘得乎兄諱錫字昭声世為明之勤人今為慶元府曾祖某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

祖某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父某嘗權工部郎出知處州終朝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母汪氏今為大寧郡大夫人兄生而英發少長風姿灑落從鄉先生游自力於學舉業之外哦詩結字遇其得意整言拔清新尤亦稱歎登覽勝地好風佳月必倡率儕輩觴詠酣適未始虛度寓處室亦必隨宜增葺拳石泓水昌陽蘭蕙芬馥秀穎而燕居其中間作墨戲小山叢篠雅有思致及見杼山劉公墓用其人摹炒書千文幾於乳貞又有榦才先公築室深入窮山取

材董工身任其勞踈財好義篤於親故恨力之
不足宗族託以吉凶事未嘗云難甚劇者亦談
笑而办人以遠業期之歲在戊寅光祿丞溧陽
以郊祀恩補將仕郎交年中銓選授右迪功郎
徽州績溪縣尉未赴台嗣秀王方守丹丘擢監
大田酒庫勤於所職檢扼弊蠹不擾而事集能
令一方之人惜其去詣郡乞留未幾以小疾不
祿使假之年其自尺於世者何止此而已耶嫂
陳氏家番易祖宗道父克登政和八年進士科
止於發運司幹官母太安人徐氏新城名族膳

部公偉達之女也無子生三女嫂其季也光祿
知烏戎鎮事從姑之夫吏部孫公邦亦新城人
與徐氏親厚以膳部之壻為屬遂締姻焉素有
毋訓歸而家人宜之嫁十六年而兄亡嫂方盛
年幼穉累長女始及笄而吾家清貧又非今
日比徐安人尚无恙欲嫁之自以幼更多難又
爾寡居命也奈何矢死靡他一意俯育人已服
其守義寸角斤去鉉華專靜勤約心許精密銖
積寸累五女七適三子納婦雖次第成立而嫂
氏亦為之早衰年逾從心猶執婦道姑嫜姊妯

歡然終身晚耽內典一絲不掛養病寸佚得壽
七十有五中子淑後七月而卒女長適蔣其求
次適奉直大夫知南劔州軍事朱軾次適迪功
郎紹興府新昌縣尉兼主簿孫逢吉次適儒林
郎添差建康軍節度推官趙師潁伍趙二壻及
趙氏女亦俱亡矣孫七人曰棟年十三而夫曰
機曰械曰技曰撻曰救曰格孫女七人皆在室
銘曰
嗚呼伯氏自立千仞齋志壯年其用弗盡宴彼
賢配厥有高節拍舟自誓以沆同穴俯仰疇昔
從新我為詩之用啓後人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二

此書係在乾隆年間... 卷之五... 乾隆二十九年...

首... 乾隆... 卷之五... 乾隆二十九年...



